

刊叢學文代現

Heinrich von Kleist:

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

子 王 堡 渾

著特斯來克

譯白秋毛

行印局書華中

湖 (Thaan) 中的得羅則阿烏 (Doloris-Inaal) 去叫了一個漁夫的女兒來同過歡樂的生活。這一年五月二十日寫了一封絕交書，與威廉米混絕交。本來是孤零寂寞的他，因此連唯一的愛人也失去了。

從吞湖中過島上生活的時代起，他懷着極大的抱負，鉤心鬥角地寫一篇悲劇叫「羅伯基斯卡」(Robert Guiskard)。因為他憤恨當時的文壇，一例專謳歌只求形式美的古典主義，忘却了日耳曼民族特有的個性的內容美，想使兩者調和，他遂著了一篇融合希臘的運命劇與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性格劇的大作，一舉而從歌德 (Goethe) 的頭上把詩壇的桂冠奪下。老詩人薇爾 (Martin Wieland) 曾聽他朗讀這篇稿本的一節，驚嘆着說道：「若是能照這樣的成績完成全劇，那末可補充歌德席勒 (Schiller) 所未能填補的德國文學的缺陷，堪稱曠世的大傑作。」可惜他廢寢忘食一連寫了五百天，三次改作自己都不能滿意，把三次的稿子統統都燒棄了。因此在悲觀之餘，竟罹了半年的重疾。這篇劇始終未竟成，後來只在 Phœbus 雜誌上登載

了追記他創作時的記憶的零散的短篇而已。

「許洛分許坦家」(Die Familie Schroffenstein) 是他在「基斯卡」以前着手著作的一篇五幕的悲劇。但因為他全副精神都注射在「基斯卡」之上，對於這篇悲劇不甚關心。他在與瑞士的文士們縱談文藝的席上，把這篇尚未完成的稿子朗讀給他們聽，很博得了他們的讚賞。因為受了他們的慫恿決心先把這個劇本完成，但他的魂魄已為「基斯卡」奪去，沒有餘裕可用全力從事於這劇，使之達到完璧。最後的部分與夫出版上的一切都委託了友人擔任。因此劇中的事件前後發生矛盾，前四幕寫得很好，到了第五幕便成為狗尾續貂了。

一八〇四年他到哥尼斯堡(Königsberg)，因遠親瑪麗(Marie von Kleist)是一個在普魯士宮廷中有勢力的婦人，由她的說項，從盧伊則女王(Königin Luise)每年賜他六十金路易(Louisdor)的文學獎金。他在哥尼斯堡心裏比較安寧了。他一生只創作了一篇，而且在缺少喜劇的德國文學中要算最

大的傑作的喜劇「破壺」(Zerbrochener Krug)便是這時完成的。他又改作了摩利爾(Moliere)的「安菲特利溫」(Amphitryon)。

小說「米哈厄爾科爾哈斯」(Michael Kohlhaas)「奧侯爵夫人」(Die Marquise von O)「聖多明谷島的婚約」(Die Verlobung in Sr. Domingo)「智利的地震」(Das Erdbeben in Chili)等都是一八〇四年至一八〇六年間的傑品，這些作品情節像戲劇一般的發展，敘述遒勁，實可稱為德國散文界的寶玉，不能單作劇作家的餘技看待。

一幕二十四場的浪漫的悲劇「盆忒息利亞」(Penthesilea)是和他的內面生活交涉最深的作品。主人公盆忒息利亞的苦悶即是他爲要奪取歌德的榮冠苦心著作「基斯卡」，一面壯志難酬的苦悶的象徵。

一八〇七年到德勒斯登(Dresden)住在席勒的友人剌爾涅爾(Theodor Koerner)的家裏和剌爾涅爾的養女彼理阿涅孔則(Juliane Kunze)發生了戀愛，但因為他的專制的要求又使兩人的關係破裂。據說五幕劇「海爾

布琅的刻特亨 (Krethlen Von Heilrath) 裏所描寫的絕對服從的理想的女性，便是他藉此以消遣其失戀的煩惱，兼以教訓彼理阿涅的。

名譽的桂冠既已絕望，在情場中又復失意的他，把全身的精神都移注在爲拿破崙而瀕於危亡的祖國的運命上，或是獻詩於帶領奧國軍的卡爾 (Karl) 大公，或是發刊愛國主義的雜誌「日耳曼」(Germania) 上。他極端憎惡拿破崙。五幕劇「赫爾曼戰爭」便是把對於拿破崙的敵愾心與對祖國的愛國心加以戲劇化的作品。

最後的最圓熟的劇本便是現在所譯出的五幕劇「渾堡王子」，這也是以武士氣概爲題材，鼓吹愛國精神的一部作品。

一八〇九年七月剛剛要恢復勢力了的奧軍又在瓦格拉木 (Wagram) 大敗後，克萊斯特也就意氣沮喪，翌年在柏林發行晚報，攻擊政府優柔不決的政策，但後來又陷於不得不停刊的窘境。他對於自己一身既已絕望，他最愛的祖國，其運命又日趨險惡，因此他所冀求的只有一死了。他一見友人的

面，便要求他們和他一塊兒自殺。正在這時經友人的介紹認識了一個會計官福吉爾（Vogel）的夫人亨利厄忒（Henriette Vogel）。因為音樂的趣味增厚了兩人的友誼。但亨利厄忒因罹着不治之病，抱着厭世的觀念。有一天在福吉爾家裏，二人合奏了一曲音樂，正奏到美妙之境，克萊斯特忽然放出奇矯的話說道：「這真好得使人恨不得要用鎗打死你」（Das ist zum Törschießen schön）。亨利厄忒默默地只把他的臉凝視了一回。等奏好了曲子，對他說道：「若是此刻你說的話是真實的，那末就請你用鎗打死我。不過現在的男子，已不管什麼一言既出驢馬難追的了，想你不肯打死我的罷！」「那裏話，我是堂堂的男子漢，會打死你的。」

一八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兩人到柏林的近郊汪則湖（Wansee）畔的一家旅館裏，在各的房間裏，大概寫了一夜的遺書罷。第二天早晨，喚人把這些信送往柏林，二人談笑自若。在晚秋的湖畔閒步，喚女茶房拿兩杯咖啡到一個綠茵滿地的小丘上，二人怡然欣賞附近的明媚風光。不一會女茶

房到湖邊去洗杯子，大吃一驚，亨利厄式兩手放在胸上仰着天倒在地上了。一粒子彈從她比心臟略高一分的地方穿過。她的前面，克來斯特像跪的姿勢伏着。一粒子彈，從他口裏進去一直穿到腦裏。大概是他先打死了她，再把手鎗銜在口內鑿了機頭的罷。兩人都沒有苦痛的表情。薄倖的天才戲劇家克來斯特的三十四年的短促的生涯就此閉幕了。在湖畔寂寂立着的他的墓石上，刻着這樣的文句：

他曾在黑暗的厭惡的世上

生活過，歌詠過，苦悶過。

他在此求死

發見了不死。

菲塞 (Vischer) 把藝術家的一天稟分作三種。第一種，自然流出的東西不必費苦工夫即成藝術的，這是「天才」(Genie)。第二種，能以自己的力量開拓自己的進路的，這是「能才」(Talent)。第三種，雖有優秀的天分却無圓滿

的表現手腕的，心有餘而力不足的藝術家，這是「一部分的天才」(Das Partielle Genie)。舉例來說，像歌德即是第一種，席勒、赫伯爾 (Herbel) 即是第二種，克來斯特即是第三種。部分的天才的藝術家是藝術家中最悲慘的藝術家。而且藝術家之中這樣的藝術家很多。若是給他生了一雙不銳敏的眼睛，那末他只看了事物的表面便滿足了，把表面的現象寫出來便自鳴得意了。沒有什麼懷疑沒有什麼不安。可是部分的天才的藝術家觀察事物時非穿心入髓以窮其極，決不能自制的。非把這些事物的根底的现象描寫出來決不能自滿的。但是他的手却沒有眼能幹他因此焦躁，苦悶。不過在焦躁苦悶的時候還是自己對自己沒有絕望的時候。一到了他的銳敏的眼睛，不留情的看破了他自己。他自己看得自己分外的弱小無能。到這時候他已完結了。對於外界一切都抱不平，對於內心又痛感到自己的無力。生的煩惱不堪忍受。所以論克來斯特自殺的動機，固然有體質性格，人情世故，祖國的運命，生活的困難種種原因，但這看破了自己的悲哀，也是不可漏去的一種動機罷。

關於克萊斯特在德國文學中的地位，許多批評家意見各殊。卡爾濟根 (Karl Stegen)在他著的「海因利希·奉·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中斷說「克萊斯特是歌德應勸以後的德國最大的詩人。」考斯道夫衛得力 (Gustav Wehly)在「戲劇家海因利希·奉·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der Dramatiker)的序言上說「這小冊子是對於德國最大的戲劇家海因利希·奉·克萊斯特的崇拜。」斷定克萊斯特是德國最大的戲劇家。在已略能認識戲劇家克萊斯特的真價的今日，像濟根所見，認克萊斯特是歌德應勸以後德國最大的詩人，固無人再有異議。雖有異常的天稟的才能，然因被天生的性癖與四圍的事情所礙，不能作成像席勒一般完成的戲劇的克萊斯特，若像衛得力一般，把他擡在席勒之上，這也未免崇拜得過分了。對於克萊斯特評價得最適當的是厄勒塞爾 (Arthur Eioesser)，海格勒爾及康拉德 (Hermann Conrad)三個人。厄勒塞爾在他的「海因利希·奉·克萊斯特」的第五頁上說「克萊斯特是我們戲劇家中最戲劇化的戲劇家。」

海格勒爾在他的「克萊斯特」的第七頁上說克萊斯特是「普魯士的最
大詩人，德國人中最直截的戲劇的天才。」康拉德在他的「人及詩人的海
因利希·奉·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als Mensch und Dichter)的第
四頁上斷說「克萊斯特是往古來今的最大詩人之一，至少在天稟的才能
上，是德國最大的戲劇家。」總之看破了克萊斯特的戲劇家的真價的批評
家都一致承認他是德國的最徹底的戲劇家最雄偉的戲劇家。克萊斯特的
作品，不特限於戲劇，連小說書函抒情詩等一切都是用了戲劇的筆法寫的。
本篇渾堡王子是克萊斯特的第一傑作。這是他看見了某畫家畫的大
選帝侯與渾堡公會見的畫，由此得了暗示而執筆的。完成的時候是一八一
〇年三月。起初他想獻於盧伊則女王的。但盧伊則在這年的七月便逝世了。
於是他想以黑森渾堡家(Hessen-Homburg)的公女威廉(Wilhelmine)為其新保
護者，但計畫終於失敗，連擔任出版的書店也找不到。當時因為正是普魯士
復興熱最旺的時代，像本篇以軍人為材料，描寫着富有人情的如渾堡一樣

的主人公的作品，不爲一般人所歡迎，也是當然的事。

本篇的動機和情節，確有若干不備之點。但全篇的堂堂的姿容與美麗的血肉堪稱無比。人物以簡素的筆致描寫得極其生動。內心的微妙的移動，歷歷如畫。全篇都漂流着像高原的湖水一般的潑潑的感情，這是從赫爾曼·黑塞的詩人的心坎裏滲透出來的。在絢爛的魅力底下却有使人感到一種沈寂的冷冰冰的心情的地方。這是克萊斯特所獨有的性質，這種靜寂的觀照，客觀性，正是他雖在外面的生活上不絕地感到動搖失望，而在內面的生活上却已替了魂靈的淨化的結果。這作品一般有這樣一個批評，說渾堡對於死的恐怖到一轉而下丁願服法的決心，其間的徑路很不自然。但海格勒說道：「若是平凡的有勇氣的將校，那末誰也能以更從容的態度就死了。這是我們所承認的。不過這並非從更偉大的真勇而來的，是從感受性的窮乏而來的。一瞬間的自失不足以表示懦弱，却足以表示倒後再起的真的力量。」

渾堡王子

人物

夫里德利希·威廉。勃蘭登堡的選帝侯。

選帝侯夫人。

公主娜塔利·奉·奧刺年。選帝侯的姪女，某龍騎軍團的首領。

元帥得夫林。

王子夫里德利希·奉·渾堡。騎兵司令。

上校科特微支。公主奧刺年的軍團的幕僚。

赫寧克斯。步兵上校。

伯爵特羅克斯。步兵上校。

伯爵霍亨索倫。選帝侯的隨員。

騎兵上尉奉·得爾·哥爾支。

伯爵革奧爾克·奉·許巴捷。

許特蘭支。

樞克夫里德·奉·墨爾拿。 騎兵隊長。

伯爵洛易斯。

一騎兵上士。

將校，伍長，騎兵，廷臣，女官，侍童，差人，從僕，及男女老幼百姓等各數名。

第一幕

舞臺：
非耳柏林，古代法國式的庭園，背面爲城，有一石階可由此下
達庭園。——夜。

第一場

渾堡王子頭不戴帽露着胸坐在榆樹下，半睡半醒地，在編一個花環。
——選帝候，侯妃，娜塔利公主，霍亨索倫伯爵，哥爾支上尉及其他人等悄悄從城中出來，在石階的欄杆上向下瞧他。——侍童們拿着火把。

霍亨索倫伯爵 我們的勇敢的青年渾堡王子，三天以來，站在騎兵的先鋒上，敏捷地追擊了敗逃的瑞典軍，今天纔氣也接不過來地重新到了非耳柏林的本營裏來了。是不是大王命令他的，叫他只能在此就擱三小時作爲餵馬的時間，餵過馬立刻再出發到哈刻爾柏爾格去，攻擊胡蘭吉軍？他們已想在立痕河邊取包圍的陣勢了。

選帝侯 對了！

霍亨索倫 他集中了全部的騎兵中隊的隊長，並命令他們依計在晚上十點鐘從這城裏出發。他發出了這道命令，就像獵犬一樣喘氣地，把他疲憊的身子倒在稻草上，爲準備拂曉時的戰爭，略把疲憊的四肢休息一下。

選帝侯 這我已聽見過了。後來怎樣了呢？

霍亨索倫 既定的時刻一到，全部的騎兵都騎上馬踏破城外的田地，整鞍待發。然而指揮官渾堡王子還不見來。於是大家拿了火把燧燭找尋這位勇士的行蹤，——結局找是找到了，大王猜猜是在什麼地方找到的？（從侍童的手上拿過火把來）你瞧，像夢遊病（一）者一樣，坐在那張檯上。說來恐怕你決不相信，他在睡眠中被月光誘到那邊去。他像他自己的後輩（二）一般，在夢境中爲他自己編製華美而光榮的花環呢。

帝侯 什麼？

霍亨索倫 真的，你騙他坐在那邊。（從石階上照王子。）

選帝侯 他睡着麼？不會的！

霍亨索倫 睡得很熟，試呼呼他的姓名（三）看，一定要倒下地來的。（一會兒）

選帝侯夫人 這青年有點病罷，我可斷說。

娜塔利公主 非叫醫生替他診察不可——

選帝侯夫人 應該替他設法，這不是給他開玩笑的時候。

霍亨索倫（把火把遞給侍童） 他並沒有病，慈悲的貴婦人們，我可對上

帝賭咒，他比我還強健。明天在戰場上交鋒的時光，瑞典人便會感到他

比我更強健的。這不過是他精神上一種不好的惡習，不是我胡說。

選帝侯 實在從前我還當是假話。——大家跟我來！我們仔細地去瞧他一

瞧看（均由石階而下。）

廷臣（向侍童們） 把火把拿開去！

霍亨索倫 不打緊，不打緊，朋友們！縱使火把成了火海，他也不會比他戴在

手指上的金鑲鑽更能察覺的。(衆人圍住王子，侍童們用火把照他。)

選帝侯 他在編什麼葉兒？——是楊柳葉(四)麼。

霍亨索倫 什麼，你說楊柳葉，大王！這是桂樹啊！他在柏林的武器庫掛着的

勇士的畫像上曾看見過這種桂樹的。

選帝侯 在這不毛的沙地他從那裏找來的？

霍亨索倫 這只有正義之神知道了！

廷臣 大概是後園裏的罷。那邊圍了還種着別的許許多多的植物呢。

選帝侯 這真奇怪，但還有什麼用呢。我知道呀，是什麼東西攪亂了這青年的胸懷。

霍亨索倫 呀——你說什麼。他在想明天的戰爭啊。他已在心目中看見了

占星者占定了他的勝利，已替他自己在個勝利的桂冠罷。

(王子注視花冠)

廷臣 已編好了。

霍亨索倫 可惜，這裏沒有鏡子，真可惜！否則他一定要像姑娘試戴紗帽一般，立在鏡子前，將他的花冠這樣戴戴那樣戴戴，看怎樣戴好的。

選帝侯 的確。我到要看看，他究到了怎樣的程度了。（從王子手中將花冠拿來。王子紅了臉注視選帝侯。選帝侯將自己的項鍊捲在花冠上將它遞給公主。王子活潑地站起來。選帝侯帶公主後退，公主高舉起花冠。王子伸長了兩手去追公主。）

渾堡王子（私語似的） 娜塔利，我的姑娘！我的未婚妻！
選帝侯 快走！

霍亨索倫 這瘋子說什麼瘋話？（五）
廷臣 他說什麼？

（衆人登石階。）

渾堡王子 夫里德利希！我的君主！我的父親！（六）

霍亨索倫 說這樣的瘋話！

選帝侯（一邊向後退避）把門關起來！

渾堡王子 呀，我的母親！

霍亨索倫 他發了狂了！

選帝侯 他指誰在叫？

渾堡王子（一邊想攫取花冠）呀，可愛的公主，爲什麼你要避開我呢，娜

塔利？（他從公主的手上奪取一隻手套。）

霍亨索倫 豈有此理。他奪了什麼？

廷臣 花冠？

娜塔利 不是，不是。

霍亨索倫（開門）大王，快到這兒來！可讓這全景完全消失。

選帝侯 你回到虛無的世界（七）去罷。渾堡王子閣下呀（八）到虛無的世界去，

到虛無的世界去！你若冀望我們相見，那麼在戰場上會罷（九）在夢的世

界上你的希望是不能實現的。

（衆皆退場，門在王子眼前拍的一聲關閉。一會兒。）

第二場

潭堡王子面現驚色，在門前佇立少頃，然後將握着手套的手按在額上，一面想，一面走下石階。一走下石階，又轉身仰望門口。）

第三場

霍亨索倫伯爵從下面的柵門中漚漚登臺。一個侍童隨着他。——潭堡王子。

侍童（低聲地）老爺，請你聽聽看呀，老爺！

霍亨索倫（厭煩地）討厭，不要多嘴！——什麼事，你來有什麼事？

侍童 是……叫我……

霍亨索倫 不要這樣大聲叫喊，恐怕鬧醒了他。——你說，有什麼事？

侍童 是大王差我來的。說即使王子闔下驪了，請你無論如何不要把剛纔

開的玩笑向他說。

霍亨索倫（低聲地）原來是這件事，你儘管到麥田裏去任意瞓睡好了。

我早已明白了的。你去！

（侍童退臺）

第四場

伯爵霍亨索倫與渾堡王子。

霍亨索倫（稍離王子背後立着。王子猶凝視着石階。）亞爾士爾！（王

子倒地）他跌倒了。即使是鎗彈也不會打得這樣中。（走近王子傍。）

我很想聽你說說那個捏造的故事，你用來說明你爲什麼睡在這裏的理由的。（他屈身在他頭上。）亞爾士爾！難道你被妖魔迷住了麼。你在幹什麼？半夜中到這裏來幹什麼事。

渾堡王子 哦，朋友！

霍亨索倫 看起來，非我來講不可了。你所帶領的騎兵在一小時前已進兵了。可是你，你還睡在這庭園裏。

渾堡王子 什麼騎兵？

霍亨索倫 埃及的騎兵！——這人定已忘了他自己騎兵隊的司令

官了。

渾堡王子（立起來） 快些，把我的甲冑拿來！

霍亨索倫 好，在什麼地方。

渾堡王子 在右邊，海因芝，（二）在右邊，踏凳上。

霍亨索倫 什麼地方？踏凳上？

渾堡王子 是呀，我放在那兒的，的確——

霍亨索倫（凝視他） 那末，你到踏凳上去拿回來好了。

渾堡王子 這是什麼手套（看他拿着的手套。）

霍亨索倫 啊，我所知道的——（獨語）豈有此理。這是在石階上乘公主

不備從她手上拿來的。（另換話頭）那末，快些走吧！不要躊躇不決！去

呀！

渾堡王子（擲下手套）馬上就去，馬上去！噫，夫蘭芝！這混帳東西！我吩咐

他叫醒我的！——

霍亨索倫（看着他）他完全發了狂了。

渾堡王子 老實說，我的海因利希，我不知道我是在什麼地方。

霍亨索倫 在非耳伯林，狂亂的夢想家呀！這裏是城後的庭園的側路。

渾堡王子（對自己）呀，願黑夜把我吞了下去！我又夢遊到月光中來了

麼？（醒過來）請恕我！現在我纔明白了。你總知道，昨夜（二）因為太熱，睡在牀上睡不着，把疲憊的身體潛潛地弄到這庭園裏，不料那黑夜竟像波斯的新婦迎新郎（二）一般，垂着黃金的髮髮，放出甜美的香味，很親密地懷抱了我。——因此我即睡在這個黑夜的懷中了。——現在幾點鐘了啊？

霍亨索倫 再過半個鐘頭就是十二點了。

渾堡王子 你說，騎兵隊已出發了麼？

霍亨索倫 當然，已出發了。本來定的十點鐘出發。公主奉奧刺年的軍團一定已早先到了哈刻爾威芝的高地了。明晨我們的友軍向胡爾吉軍營地裏進軍時，他們即在該地作殿軍。

渾堡王子 那到很安心的，有老將科特微支在指揮，他是很了解這次進軍的目的的。而且，明晨二時還是一定要到本營裏來請命的，現在還不如就逗留在這兒好了。好，去吧。大王一點也不知道麼？

霍亨索倫 那裏那裏，他早已睡在牀上安息了。

（二人將去。王子止步，四面張望，將手套拾起。）

渾堡王子 我做了一個真真奇特的夢！我看見一座王城，忽然在金光燦爛之中開放了。我所愛的一列人個個都從天空沿了大理石的石梯走將下來，選帝侯和侯夫人還有——第三個是——她叫什麼名字？

霍亨索倫 是誰？

渾堡王子（好像要想出她的樣子） 那個——是她！即使是天生的醜子

也會說她的名字的！

霍亨索倫 可是普拉騰？（二五）

渾堡王子 不是，朋友。

霍亨索倫 刺民麼？（同上）

渾堡王子 不是，不是的，朋友。

霍亨索倫 波耳刺？（同上）還是文特斐德？（同上）

渾堡王子 不是，不是。算了，你只知道看戒指，不知道看嵌着的寶石的！

霍亨索倫 你真可惡！那末把她的容貌說出來，——究竟是怎樣一個女人。

渾堡王子 好了，這有什麼用處？她的名字，我醒過來已忘記了。但是若要知

道她，名字也是無用的。

霍亨索倫 對，那末你再說下去！

渾堡王子 那末你不可插嘴！——額像曠斯神（二六）的大王，手上拿了一頂

桂冠。他貼近我的面前立着，把頸上的項鍊擡在冠上，彷彿要焚燒我的

心魂似的，交給她，叫她戴在我的頭髮上——啊，朋友呀！

霍亨索倫 交在誰的手裏？

渾堡王子 啊，朋友呀！

霍亨索倫 你說呀！

渾堡王子 好像是普拉騰呢。

霍亨索倫 普拉騰？你說什麼話！——她這時在普魯士啊！

渾堡王子 是普拉騰的確。或許是刺民麼？

霍亨索倫 什麼，是刺民！唉，是那個頭髮紅的刺民！——即使是普拉騰也不

是生着一對狡猾的紫眼睛麼！——你中意的是那些女子麼？哈哈！

渾堡王子 我愛她！——

霍亨索倫 我知道了。那個女子交了桂冠給你麼？

渾堡王子 她儼如名譽之神，高擎了垂着項鍊的桂冠，要戴在勇士的頭上

一般。我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戰慄，伸了雙手想去拿桂冠，將跪在她脚

下去了。可是這一系列人像浮在山谷上的雲霧被新鮮的微風所吹散一般，都避了我上石階去了。我一踏上石階，這石階竟伸長得無邊無際地直達天門了。我左一把右一把焦急地去奪那件貴重的物品，但仍奪不到！忽而城門開放了，好像是從門內放出來的一條電光將他們吸進去，砰的一聲城門又關閉了。我在追趕中，只從美麗的幻影的手上，脫下了一隻手套來。醒過來的時候，呀，全能的神呀，這隻手套還在我手中！

霍亨索倫 的確不錯——那末據你想這隻手套就是那個女人的麼？

潭堡王子 誰的？

霍亨索倫 就是，普拉騰的。

潭堡王子 普拉騰的確！——或許是刺民的。

霍亨索倫（笑） 你真狡猾。你的夢也靠不住。有誰知道是在那一次開着

眼睛親自享受的幽會中，這隻手套到你手中來的呢？

潭堡王子 什麼？到我手裏？我發誓，決不是——

霍亨索倫 好好，厭煩煞了。要我費什麼心。管它是普拉騰的或是刺民的與我有什麼關係。星期日有郵車到普魯士去了，那時你可寫信去問問你的美人兒看，她有沒有失去手套，這是最敏捷的方法。——走吧！十二點鐘了。在此繞舌作甚？

渾堡王子（低着眼如在夢中一般向前面看）——你說的話不錯。我們去睡吧。但是朋友，我有句要話問你，侯夫人和夫人的姪女都在本地麼？
到這陣營裏來的那位美麗的公主奧刺年也還在這裏麼。

霍亨索倫 爲什麼？——我知道這優先生到底是——

渾堡王子 問我爲什麼？——你總知道，爲要送她們出戰爭區域，我準備了三十個騎兵。因此不得不去命令刺民。（七）

霍亨索倫 你說什麼話，她們早已走了。若還未走，也就要出發了。刺民已完全準備妥當隨時可以出發，他在大門傍等了竟夜。但是走吧。已經十二點了。在戰爭開始以前，我希望也得休息一下。（二人退臺）

第五場

舞臺：地點同前，城內的大廳堂。遠方有射擊聲。

選帝侯夫人與公主娜塔利作旅行的服裝，由一個廷臣前導登臺。在一邊坐下。女官們，選帝侯，元帥得夫林，王子渾堡將那隻手套夾在胸甲裏。伯爵奉·霍亨索倫，伯爵特羅克斯。上校赫寧克斯，騎兵大尉奉·得爾·哥爾支及其他許多將校等。

選帝侯 這是什麼鎗聲，——是格芝他們麼？

得夫林元帥 那是格芝上校。他昨天帶了前衛隊上前去了。剛纔他派來一個將官，稟告你即使聽到鎗聲也不必擔心。據說約有一千名瑞典兵打到哈剌爾柏爾格了，但格芝說可以擔保那座山不會失守的，并且囑我當作山上已佈好了前衛軍處理一切好了。

選帝侯（向將校等） 諸君，作戰計畫已傳知元帥了，請你們用筆照元帥的口述記下來！

（將校等在另一邊圍住元帥，各各取出袖珍箭。）

選帝侯（向廷臣）刺民的軍隊來了沒有？

廷臣 馬上就到了，大王——馬也配了轡了。

選帝侯（坐在夫人及公主背後的椅上）我可愛的娜塔利擬領導刺民，已派定三十名精良的騎兵跟去。你們到宰相卡克渾的城裏去，哈斐爾河對岸的哈斐爾堡去。那邊決無瑞典兵的踪影的。

選帝侯夫人 渡船已修好了麼？

選帝侯 到哈斐爾堡去的渡船麼？已經準備好了。而且到那邊還要幾天呢！

（少頃）娜塔利，我的好女兒，你爲什麼默不作聲？身體不舒服麼？

娜塔利公主 我害怕，叔父！

選帝侯 做了我的女兒，比在自己的母胎裏還要安全，怕什麼呢？

選帝侯夫人 我們什麼時候再相見呢？

選帝侯 我料定是我們勝利的。若是確如我所料，上帝以勝利授我們，那末

幾天後就可相見了。

侍童們登臺，服侍女官們朝餐。——元帥得夫林口述命將官們筆記。

——王子渾堡拿着筆與簿子向女官們看。

元帥 諸團長！大王的作戰計畫，目的是這樣的。從掩護着立因河畔的敵軍背面的橋頭堡，去截斷那些瑞典敗兵的後路，將他們一鼓殲滅。赫寧克斯上校！

赫寧克斯上校 是！（筆記）

元帥 依大王的命，你今天指揮軍隊的右翼。通過法刻爾森林地暗暗繞至敵軍的左側，奮勇襲擊敵軍與三座橋梁之間。並且和特羅克斯伯爵會合——特羅克斯伯爵！

特羅克斯伯爵 是！（筆記）

元帥 並且和特羅克斯伯爵會合——（又換了話頭。）事前伯爵顯在高地與胡爾古軍對陣佈好砲兵陣線的。——

特羅克斯伯爵（筆記） 佈砲兵陣線——

元帥 已記下了麼。（又繼續述下去）將瑞典軍追追至敵軍右翼背面的
低溼地。

（從僕登臺）

從僕 侯夫人大王。車子已來了。

（女官們立起來）

元帥 渾堡王子——

選帝侯（同樣立起來） 刺民已準備好了麼？

從僕 已在大門旁騎在馬上等候了。

（各各致相別之辭）

特羅克斯伯爵（筆記） 追追至右翼背後的低溼地。

元帥 渾堡王子——渾堡王子在什麼地方？

霍亨索倫（暗暗地） 亞爾土爾！

渾堡王子（駭）是！

霍亨索倫 你精神清爽不清爽？

渾堡王子 元帥有什麼命令？（面紅，拿着筆和簿子站起來筆記）

元帥 大王這次和刺忒諾的戰役一樣，將光榮的勃蘭登堡的騎兵隊委任

王子做總指揮——（略停片刻）王子的諮議官科特微支上校也拜

了大命——（低聲向哥爾支上尉）科特微支在這裏麼。

哥爾支上尉 不在，將軍！他派了我來的，叫我拜領你的軍令的。

（王子又向女官們看）

元帥（繼續） 上校佈陣在哈刻爾威芝村傍的平原上，與敵軍的右翼對

峙，但應遠佈在着彈距離以外。

哥爾支（筆記） 但遠佈在着彈距離以外。

選帝侯夫人拿一塊巾替公主圍在項頭上，公主想戴手套，向四方張望，似在尋什麼的樣子。

選帝侯（走到她身邊）我的孩兒，少了什麼東西麼？

選帝侯夫人 你在尋什麼東西麼？

公主娜塔利 叔母！不知怎麼，我的手套——（四面張望）

選帝侯（向女官們）美麗的人們，請你們替她找找看。

選帝侯夫人（向公主）不是在你自己手裏麼？孩兒。

公主娜塔利 這是右手的，可是左手的沒見呢。

選帝侯 恐怕是忘記在寢室裏了罷。

娜塔利 啊，波耳刻！

選帝侯（向這個女官）快去，

娜塔利 在壁爐上。

渾堡

元帥 依大王的舉！

哥爾支上尉（筆記） 依大？

元帥 無論戰況的進行如何，不能移動！

渾堡王子 —— 現在快來試一試看，是不是這隻。

齊落下。重將手帕拾起，將手套遺下俾任何人都可看見。

元帥（奇異） 王子閣下在作什麼？

霍亨索倫（暗暗地） 阿爾士爾！

渾堡王子 是！

霍亨索倫 被妖精迷了吧！

渾堡王子 元帥有什麼命令？（拿起筆和簪。元帥奇異地注視他片刻。——

少頃)

騎兵上尉哥爾支(記完後) 不能移動所指定的地點——

元帥(繼續) 等到赫寧克斯和特羅科斯的追迫——

渾堡王子(窺視哥爾支上尉的簿子,暗暗地向他道) 這是誰的事?哥爾

支!什麼?我的事?

騎兵上尉哥爾支 是啊,是你的事啊!不然又是誰的事呢?

渾堡王子 說我不能移動我的地點麼?——

騎兵上尉哥爾支 是的。

元帥 記好了麼?

渾堡王子(高聲地) 不能移動所指定的地點(筆記)。

元帥 到赫寧克斯與特羅克斯的追迫——(止口片刻)在敵軍的左翼

破裂逃向右翼,敵軍的戰隊全體散亂向牧場潰退以前,不可移動所指定的地點。有許多溝渠交叉着的那塊牧場的溼地,正是作戰計畫中要

將敵軍全滅的地點。

選帝侯 侍童們，拿火來！——愛人們，同走吧！（與夫人及公主將退臺。）

元帥 這時王子閣下即須發出攻擊的信號！

選帝侯夫人（對於幾個來致別辭的將校們。）再會，諸君，讓我們不要再

妨礙你們了。

（元帥也向他們送別）

選帝侯（突然立定）呀，娜塔利的手套！快些，落在那邊！

廷臣 在什麼地方？

選帝侯 那個年輕的王子的腳下。

渾堡王子 在我的——嘿！這是你的手套麼？（拾起持至公主處）

娜塔利 謝謝！尊貴的親王！

渾堡王子（狼狽）是你的手套麼？

娜塔利 是我的，我失落的。（接了手套，戴上）

選帝侯夫人（走過王子身邊向王子）再會，再會。祝你無限的幸福！請你

努力使我們馬上又可歡然相見！

（選帝侯和侯夫人，娜塔利退幕。女官廷臣侍童等隨之退幕）

渾堡王子（一瞬間如被電擊一般立着，然後又意氣揚揚地（〇〇）回到將校們的人羣裏來。）這時即須發出攻擊的信號。（作筆記的樣子）

元帥（看着紙片）這時即須發出攻擊的信號——不過閣下不可因誤解把進擊的信號發得過早！（住口）

騎兵上尉哥爾支（筆記）不可因誤解把進擊的信號發得過早！——

渾堡王子（受了極大的感動，偷偷地向伯爵霍亨索倫）唉！海因利希！霍亨索倫（厭煩地）什麼事，你在想什麼事？

渾堡王子 什麼，你沒有看見麼？

霍亨索倫 沒有，不見！不要講了！可惡！

元帥（繼續）隨員中當有一名將校派至王子閣下那面去的。進擊開始

的令命——請注意——特由這位將校傳達。攻擊的信號，不能在這將校到場以前發出。（王子起立俯目像做夢一般凝視着自己的前面。）

——記下了麼？

騎兵上尉哥爾支（筆記） 攻擊信號不可早發。

元帥（提高聲音） 王子閣下！好了麼？

渾堡王子 元帥！

元帥 記下了沒有？

渾堡王子 —— 攻擊信號麼？

霍亨索倫（偷偷地，怨恨地，加強了語勢） 攻擊信號！你真討厭！不可過早

騎兵上尉哥爾支（同樣地） 在大王未派遣將校以前——。

渾堡王子（插口） 對，不錯，不可過早——但是這時刻發出攻擊的信號

（筆記——一會兒）

元帥 哥爾支男爵，務請你在開戰前直接和科特微支上校面說，這是很要緊的。

哥爾支（嚴謹地） 謹如尊命，請放心好了。

選帝侯（復登臺） 將軍團長諸君，天已黎明了——已記好了麼？

元帥 都已好了。大王。你的作戰計畫，已照樣傳給諸將軍了。

選帝侯（一面拿着帽子和手套） 渾堡王子，你休息休息吧！你總知道前

此在來因河畔兩次的勝利都被你放棄了。今天不要再蹈覆轍了。這回的勝利，在我不亞於玉座和帝國般可貴的。（對將校們）隨我來！

——喂，夫蘭芝！

馬夫（登臺） 是！

選帝侯 快些，把白馬帶來——在未明前要到戰場上去的！

（退臺。將軍團長及將校等隨之退臺。）

第六場

渾堡王子（走至舞臺前） 巨大的東西呀！（九）你的面紗，（二〇）今天和船

帆一樣被微風翻動了，耶末乘了你的球滾過來吧。幸運呀，你撫了我的頭髮了。你經過我身旁微笑着從你的豐富的角上，（二一）已擲下了一個幸福的擔保品（二二）給我了。有翼翅的神們的兒子呀，今天我在戰場上來找你吧！活活地捉了你將所有的祝福俱傾覆在我腳下去吧！縱使在瑞典軍的凱旋車上被他們用七重的鐵鎖縛起來，我也決意如此做去！

（退臺）

第二幕

舞臺：非耳柏林的戰場。

第一場

上校科特徵支，伯爵霍亨索倫，騎兵上尉奉·得爾哥爾支及其他騎兵先鋒隊的將校等登臺。

上校科特徵支（在舞臺外） 騎兵隊立定下馬！

霍亨索倫和哥爾支（登臺） 立定！——立定！

上校科特徵支 誰來幫幫我下馬，朋友們。

霍亨索倫和哥爾支 來了，老人家，來了！（回向臺內）

上校科特徵支（在舞臺外） 多謝！——呀，我還是死了好！——祝你們年

老時也有高貴的兒子來如此幫助你們！（登臺。霍亨索倫，哥爾支及其他人等隨之登臺）騎在馬上，自己覺得像是一個青年人，但下馬的時

候，竟像肉體和魂靈在戰爭一般非苦鬥不可了。(二三) (向四圍看) 指揮官的王子閣下在何處？

霍亨索倫 他馬上就回來的。

上校科特微支 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霍亨索倫 他騎馬往遮掩在叢林中的村上去了，就回來的。

一個將官 聽說昨天落了馬了。

霍亨索倫 是的，大概是真的。

上校科特微支 他落了馬？

霍亨索倫 (轉向他) 不要緊的！馬見了水車發了慌，但他很順利的滑落在邊傍了，一點也沒有受傷，不必擔心的！

上校科特微支 (登上小丘) 好天氣，真好天氣呀！世界的尊貴的主宰者，

上帝，給我們這樣好的天氣，用作戰爭，直有點可惜的！太陽從雲端紅紅地照耀着，人們的感情和雲雀一同歡喜地唱着歌要向那晴朗的雲空

振羽飛上去了。

哥爾支 你會過元帥得夫林了麼？

上校科特徵支（到前面來） 好啦，那裏會過呢，元帥不知當我是什麼東西。彷彿當我是箭，是鳥，是思想，竟叫我跑遍了全戰場呢！我哈剌爾赫痕的前衛那兒也去過了，哈剌爾格倫特的後衛那兒也去過了。但是還找不到。元帥又叫一個騎兵又來找我了！

哥爾支 元帥也覺得很抱歉的吧，他看來似乎是在託你找重要的東西的樣子呢。

將官 指揮官王子閣下來了。

第二場

渾堡王子左手縛着綳帶。前場的人們。

上校科特徵支 年青的尊貴的王子閣下！我謹此請安！請看，你到村上去了的時光，我已把騎兵記徽在山谷間了。諒閣下一定滿意的吧。

渾堡王子 你早呀，科特徵支！早呀，朋友們。——你總知道你所做的事，我——
——都讚賞的。

霍亨索倫 在村上作什麼？阿爾士爾！你的面相很嚴厲呢。

渾堡王子 我——在那個禮拜堂裏，那個在靜寂的叢林中發亮光的村中的禮拜堂裏。我們走過這個禮拜堂，聽見裏面在敲禱告的鐘。我聽見了這聲音也想跪在祭臺上去禱告了。

上校科特徵支 真不得不說是敬虔的年青的王子閣下，我相信以禱告開始的工作即是以祝禱名譽和勝利裝飾的工作。

渾堡王子 海因利希我有話和你說——（把伯爵略徵拉到前面來）昨

天得尖林傳達命令的時候，對於我有什麼訓令？

霍亨索倫 ——你那時心不在焉吧。我很知道的。

渾堡王子 心不在焉——我的心分爲兩個了。那時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不舒服，寫到後來寫出病來了。——

霍亨索倫——幸而這次你擔任的事不十分多，特羅克斯和赫寧克斯領率了步兵擔任攻擊敵兵的責務，你的使命，是留在此地整備了騎兵的戰鬥等侯使者來傳達攻擊的命令。

渾堡王子（一會兒之後，做夢也似看着前方）——真是奇異的事！（門）

霍亨索倫 什麼事？好朋友！（看他——一聲砲響。）

上校科特微支 啊，諸君，上馬上馬！是赫寧克斯，戰爭開始了。

（諸人一同登丘）

渾堡王子 那是誰？什麼？

霍亨索倫 呵爾士爾，上校赫寧克斯像襲到胡蘭吉的背後了。到這裏來！那兒可縱觀全局的。

哥爾支（在丘上） 你們看展開在來因河畔的兵如何多呀！

渾堡王子（舉手遮眼）——在右翼的就是赫寧克斯麼。

將官甲 是的，王子閣下。

渾堡王子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昨天不是在左翼麼。

（遠方聽見砲聲）

上校科特微支 畜生，現在胡蘭吉軍用十二尊大砲在打赫寧克斯了。

將官甲 他們築了很好的堡壘呢，瑞典軍。

將官乙 呀，真高！和他們背後村上的教會一樣高呢！

（近處有砲聲）

哥爾支 是特羅克斯。

渾堡王子 特羅克斯？

上校科特微支 是，是特羅克斯，現在想由前面去援助赫寧克斯。

渾堡王子 特羅克斯今天爲什麼在中央？

（激烈的砲聲）

哥爾支 呀，村上像是起了火了。

將官丙 火燒，一定是火燒！

將官甲 火燒，火燒。火焰昇到塔上了。

哥爾支 噹！瑞典的傳令兵在左面右面飛奔！

將官乙 他們出陣了。

上校科特徵支 在什麼地方？

將官甲 在右翼。

將官丙 喔，三團兵排成一行，想去援助左翼呢。

將官乙 的確是的，騎兵也前進了。想掩護右翼進軍啊！

霍亨索倫（笑） 哈哈。若是他們看見了我們伏在這山谷裏，那一定要重

復退却了。

（鎗聲）

科特徵支 看那邊，弟兄們，那邊。

將官乙 你們聽這聲音！

將官甲 開步鎗了。

將官丙 現在聚集在堡壘邊了。——

哥爾支 噯，這樣厲害的砲聲，我生平從未聽見過！

霍亨索倫 打吧，打吧，把大地的胎打碎它吧。打出來的裂縫，便給你們做葬身之地吧。

（少頃——遠處可聽見勝利的歡聲）

將官甲 天上的上帝呀，給授勝利的便是你，胡蘭吉軍敗逃了。

霍亨索倫 可不是麼，你說！

哥爾支 的確了，朋友們，你們看左翼方面，他們帶了野戰砲退入堡壘了。

衆人 萬歲！萬歲！萬歲！我們得勝了！

渾堡王子（走下小丘） 科特徵支，跟我來！

科特徵支 放靜些，放靜些，孩子們。

渾堡王子 吹起攻擊的信號，跟我來！

科特徵支 請你放靜些！

渾堡王子（大聲粗暴地）天呀！地呀！地獄呀！

科特微支 據昨天的軍令，大王叫我們等他的命令呢。哥爾支把昨天的軍令讀給大家聽聽！

渾堡王子 等待命令？什麼話？科特微支，爲什麼這樣遲疑不決，你難道不聽見從你心臟發出來的命令麼？

科特微支 命令？

霍亨索倫 不要這樣！

科特微支 從我的心臟聽出？

霍亨索倫 人家的忠告應該聽的，阿爾士爾！

哥爾支 喂，上校！

科特微支（受了侮辱） 喔，你是爲說這樣的話來的麼，青年的王子呀！——你不要看輕了我，在危急的時光，我也會策馬於陣頭將你的馬拖上去的。諸君，進軍吧！進軍吧！號兵，吹起攻擊的信號來！開始戰鬥！科特微支

也出馬了！

哥爾支（向科特徵支）不，不可以！上校！不可以！

將官乙 赫寧克斯還未來到河！

將官甲 請把王子閣下的劍拿下來！

渾堡王子 把我的劍？（將他推開去）嘿，你這鹵莽的小孩，你不知道馬克勃蘭登堡的十條軍令麼，把你的劍連刀鞘一塊兒拿來！（他把將官甲的劍和腰帶奪去）

將官甲（躊躇地）王子閣下，這樣的行爲，一定——

渾堡王子（走到榜邊）若是你再開口——

霍亨索倫（對於將官）不要再說了！你狂了麼？

渾堡王子（把劍交付將官）傳令！把遣人縛起來帶往本營去！（向科特徵支及別的將官們）諸君，這就是命令。不從將軍到戰場去的人，便照

此受罰。——有誰要留在這裏？

科特徵支 不是在講去嗎？何必這樣發怒呢？

霍亨索倫（把罪過推到科特徵支身上）你真不過是略徵忠告他一下！

科特徵支 這是你的責任。那末同去吧。

渾堡王子（氣平了下來）責任我來負。跟我來，弟兄們！

（衆皆退臺）

第三場

舞臺：某村莊的農家的一室。

廷臣，穿着長靴帶着拍車登臺一個農夫和他的妻坐在桌傍做工。

廷臣 恭喜！善良的人們！你們家裏可以住客人吧？

農夫 可以可以，很歡迎你們來住。

妻 請恕我問一聲，是那一位要住。

廷臣 是國母要來住，不是沒身價的人啊！她的車轂在村口折斷了。而且因

爲我們聽見仗也打勝了，所以不必再到別處去了。

農夫與妻（起立）打勝了麼——謝謝天！

廷臣 你們不知道麼？瑞典軍已全滅了，縱使不能說永遠，但此後一年之中
勃蘭登堡不必怕他們的劍和大砲了。——呀，侯夫人已駕到了。

第四場

選帝侯夫人，面色蒼白，形容憔悴。公主娜塔利及許多女官相繼登臺。
——前場的人們。

選帝侯夫人（在門口）波耳刻！文特斐德！來扶扶我！

娜塔利（趨至她身旁）媽媽！

女官們 啊呀，面色灰白，好像要跌倒來呢！

選帝侯夫人 扶我到椅子上去，我要坐！——他說我要死了，真要死麼？

娜塔利 啊，我的媽媽！

選帝侯夫人 我要和這凶報的使者說幾句話！

第五場

騎兵上尉奉墨爾拿受傷被兩個騎兵扶着登臺——前場的人們。

選帝侯夫人 驚耗的傳令使，帶來了什麼消息？

墨爾拿 侯夫人殿下，我是來奉報我親眼看到的空前絕後的慘事的。

選帝侯夫人 好，你說來！

墨爾拿 大王陣亡了！

娜塔利 啊天呀！我們會受到這樣極大的打擊過度。（掩面）

選帝侯夫人 把他臨終的詳情說給我聽！——關於擊中旅行者的電光，如

何地爲了他再把世界重新照耀得成紫色的話不必去說，黑夜呀！若是

你對我下了宣告，那末就把我包起來吧！

墨爾拿（被兩個騎兵扶着到她面前）敵軍被特羅克斯所追迫，陣形一

亂，渾堡王子即向着胡蘭吉軍前進到平原上去了。帶了騎兵將敵軍的

兩條戰線擊破，當他們潰走的時光，把他們盡行殲滅，忽而一塊方形堡

當住在王子圍下的前面了。可以致人的性命的鐵的兩在此向着王子

閣下澆下，部下的騎兵，完全像一批在屈曲着的稻苗一樣陸續倒地了。於是王子閣下爲收拾殘軍不得不避在叢林與小丘之間，爲收拾殘兵，中止戰鬥。

娜塔利（向選帝侯夫人） 媽媽，不要急壞了你呢！

選帝侯夫人 不要顧慮我，孩兒！

墨爾拿 在這一瞬間我們透過塵埃看見大王和特羅克斯隊的軍旗相並向着敵軍前進了。在照耀着勝利的道路的光中，威風凜凜地坐在白馬上。在這光景中我們全體都集在一座山腹裏了。我們看見大王正在砲火的正中，大家非凡惶慮。忽然間大王在我們眼前連人帶馬地一同倒地了。兩個旗手也倒在他上面，軍旗遮住他的玉體了。

娜塔利 唉，媽媽！

女官甲 天呀！

選帝侯夫人 再說下去！

墨爾拿 王子閣下看了這個光景，感到了無限的悲痛，爲怒憤與復仇心所驅使，完全像熊一般帶了我們向着堡壘突進了。我們越過了掩護着堡壘的堤埂和濠溝，突擊過去，趕走了衛兵，散播在戰場上，將他們全部殲滅，把大砲軍旗銅鼓國旗等所有的瑞典軍的軍用品通通奪來了。若是沒有來因河的橋頭堡妨礙我們的殺伐，那末敵兵決沒有一個人能逃回。到先祖的灶傍去說：「我在非耳伯林看到英雄戰死了」呢！

選帝侯夫人 勝利的代價太貴了，我不要勝利，仍把付出的代價還我！（失

神）

女官甲 呀，她暈倒了，快……

（娜塔利哭）

渾堡王子登臺。前場的人們。

渾堡王子 唉，親愛的娜塔利（他受了感動，牽了她的手放在自己胸前）

娜塔利 那末是真的麼！

渾堡王子 唉，若是我能够答說「不是，」若是能勝我的忠實的心臟的血來甦醒你的心臟！

娜塔利（拭淚） 那末已找到了屍體了麼？

渾堡王子 唉，直到這一瞬間我的事務只是要復胡蘭吉軍的仇。怎麼我至今只會專想這一件事，連我自己也不懂呢！不過我已派了一隊騎兵去贖尸如山的曠原上找尋大王了。黃昏前一定可把屍體運來的。

娜塔利 在這可怕的戰爭中此後有誰能去壓服瑞典軍呀？有誰能對於把大王的運命與名譽都奪了去的敵人，保護我們呀？

渾堡王子（執住她的手） 小姐，我來擔當這些事，在失去了主人的你的玉座前，我當如天使一般執着火劍立着。（三五）大王想在今年之中把外敵掃盡的好，我就來做他的遺志的執行人吧！

娜塔利 唉，我親愛的哥哥呀！（縮回她的手）

渾堡王子 唉，娜塔利！（止語片刻）你對於將來作如何感想呀？

娜塔利 這一個青天霹靂將我脚下的大地劈開後，我將如何是好呢？我的

父親我親愛的母親已長眠在阿姆斯特丹的墓中了。我一家的遺產多
德勒喜特已成爲灰燼了。我的堂兄摩利支·奉·奧朝年被西班牙的
軍勢所迫，聽說連他小孩子的避難所都不容易找了。現在我一身的幸
福之藤所繫的最後的棟梁也已斷了。今朝我又變成一個孤兒了！

渾堡王子（一手抱住她）唉，我的女友呀，若不是在服喪的時候，我一定
要這樣說了，「把你的幸福繫在我胸上吧！繫在已長久爲了你的葡萄
花的芳香所傾倒，只是孤寂地開花的我的胸上吧！」

娜塔利 我親愛的好哥哥！

渾堡王子 —— 肯麼？肯麼？

娜塔利 —— 若是我的幸福之藤能在這心胸中生長的話（投在他的懷
中）

渾堡王子 什麼？（三六）

娜塔利 請你走開！

渾堡王子（還是抱住她） 把你的藤蟻在我的髓裏，我心臟的髓裏去！

塔利（吻她，她擺開自己的身子。） 唉，上帝，若是已死的他在此目覩了我們繫的紅絲的話！那末我們一定以顫動着的嘴唇將這樣說了：「爸爸，請替我二人祝福！」（以兩手掩面。娜塔利仍回至選帝侯夫人處。）

第六場

一 騎兵上士急急登臺。前場的人們。

騎兵上士 王子閣下，我可發誓，我決不是根據了謠傳來報告你的，——大

王並未陣亡！

渾堡王子 未亡？

騎兵上士 我可對天發誓的，伯爵許巴梭正要來報告此事了。

娜塔利 啊，上帝！媽媽，你聽見麼？（倒在選帝侯夫人的前面，抱住她。）

渾堡王子 不會的。你說——誰來——？

騎兵上士 是伯爵革奧爾克·奉·許巴梭。他在哈刻爾威芝看見殿下在

特羅克斯隊中安然無恙。

渾堡王子 快點，老人家，快把他帶來！

（騎兵上士退幕）

第七場

伯爵革奧爾克·奉·許巴梭及騎兵上士登臺——前場的人們。

選帝侯夫人 唉，這回我不是又跌入地獄的深淵中了麼？

娜塔利 不會的，媽媽！

選帝侯夫人 說是夫里德利希未死？

娜塔利（以兩手扶住夫人。） 又回到幸福的極巔來了。

騎兵上士（登臺） 那位將官來了。

渾堡王子 奉·許巴梭伯爵！你在哈刻爾威芝看見殿下在特羅克斯隊中

健在麼。

伯爵奉·許巴梭 是的。王子閣下！我在寺院的庭園中看見他的。立在諸將

士中央，下令把兩軍的死者從優埋葬！

女官們 啊，抱抱我——（互相抱住）

選帝侯夫人 啊，我的孩兒！

娜塔利 這天福我覺得太大了。（把臉孔緊貼在她叔母的膝上）

渾堡王子 可是我立在騎兵的先鋒從遠處看到他被砲彈所中連人連馬一塊兒倒下來了呢。

伯爵許巴梭 的確有人和馬一塊兒倒地的，但是王子閣下，這個騎馬的人並非大王。

渾堡王子 不是？不是大王？

娜塔利 啊，好極了！（起立站在選帝侯夫人傍邊）

渾堡王子 那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說來，你的話會和黃金一般重重地落在我胸頭的。

伯爵許巴梭 那末讓我來講吧！這是人類曾耳聞過的事件中最能感動人的事件。大王不聽任何人的諫言，仍騎了那匹白馬，夫洛本（二七）以前在英國買來的那匹雪白的馬。這回也和從前一樣，做了敵兵的砲火的目標前進。幕下的從者沒一個可走近他百步以內，炸彈，彈丸，開花彈像死的大河一般飛來，有生命的人一個個都避在岸邊了。只有大王好像是一個勇敢游泳者一般，從容不迫地，一面不絕地向將士們打招呼，直向着源流地上進。

渾堡王子 這定是一幅淒慘的景色。

伯爵許巴梭 雜在衛兵間，貼身跟在大王後面的履長夫洛本對我說：「費了許多錢在倫敦買來那匹可詛咒的白馬，今天光輝真發得太厲害呢。若是能把它染為灰色的話，那末即使出五十個鎊卡騰（二八）我也極願意。」他很憂慮地追隨在大王身邊，後來他對大王說：「大王你的馬像是在膽怯，請容許我再來教練一下。」從棕色馬上跳了下來，執住了大

王騎的馬的馬勒。大王微笑着下了馬這樣說：「老人家，無論你怎樣想教練，在白天是沒用的。」（九）煩你一直牽到小山的那面去，在那裏敵人不會注意到這匹馬的缺點的。」於是他改騎了夫洛本所騎的棕色馬，回到他掌戰上所定的地點來了。一方，夫洛本騎上了那匹白馬，從方形堡發出的彈丸飛過來，將他連人帶馬地擊倒在地上了。他竟作了忠義的犧牲了。從此即不能再聽他說話了。（沉默少頃）

渾堡王子 他的死極有價值。——我縱使有十條性命也不能像他那樣用得適當。

娜塔利 勇敢的夫洛本！

選帝侯夫人 他真是最上的人！

娜塔利 假使是一個身分更低的人，也值得人家同聲一哭的。（二人哭）

渾堡王子 這事不必再說了。現在做我們要緊的事吧！大王在什麼地方？把本營設在哈刻爾威芝了麼？

伯爵許巴梭 不是，大王到伯林去了。——將士們也將依命跟他去了。

渾堡王子 什麼？赴伯林！——戰爭已終了了麼？

伯爵許巴梭 你們都不知道麼，這倒是意外了！瑞典的大將和翰來了，他到

後不久即在陣營中佈告了休戰條約。若是我未聽錯元帥得夫林的話，那末已在開始談判了。大概就要恢復和平了吧。

選帝侯夫人 啊，萬象都晴朗了！美麗了！（起立）

渾堡王子 我們馬上跟蹤到伯林去吧！——因為愈快愈好，只得對你不起

請你的車子讓一席我坐！——我還要寫兩行字給科特微支，一會兒就

上車。（坐下寫信。）

選帝侯夫人 好的，好的。

渾堡王子（摺信交與騎兵上士，再轉身向選帝侯夫人一面以一手溫柔地

抱住娜塔利。）我還有一個不便啓齒的要求，到途中去說吧！

娜塔利（從他腕中掙脫她的身子）波耳刺快去把我的圍巾拿來！

選帝侯夫人 你你有一個要求對我？

女官甲 公主，圍巾你圍在項頸上！

渾堡王子（向選帝侯夫人） 什麼？你還不覺得？

選帝侯夫人 沒有，我一點也不覺得！

渾堡王子 什麼一點也……

選帝侯夫人（插口） 這有什麼關係呢？——今天無論誰向我要求什麼，

我決不會說「不行」的。況且是打了勝仗的你呢。——走吧！（三〇）

渾堡王子 啊，媽媽！這是什麼話呀！你許我任意解釋它麼？

選帝侯夫人 我叫你走呢，到車上去再細說好了。走吧，伴我去吧！

渾堡王子 唉，像神一般的愷撒啊，（三）我架了梯子在你的星上了。

（帶了婦女們退臺，衆人隨之退臺。）

第八場

舞臺：伯林。古城前的某公園。背景一個有石階的城內的教堂。鐘聲。

教堂燈火甚旺。人們扛了夫洛本的屍體走過，擡到一個很漂亮的棺罩上放下。

選帝侯元帥得夫林、上校赫寧克斯、伯爵特羅克斯。其他許多的團長將校等登臺。另一面兩三個將校持急報登臺。——近處及教會中有男女老幼的人羣。

選帝侯：今天在戰爭中指揮騎兵的是誰？赫寧克斯上校尚未將敵軍的橋梁破毀完竣的時光，不待我發命令即帶了兵迫敵軍潰走的那個人，我宜言他該處死的。我要把他付諸軍法會議判決。——不是王子奉·渾堡麼？

伯爵特羅克斯：不是的，大王。

選帝侯：有誰能證明說不是他？

伯爵特羅克斯：有騎兵們可以證明，他們在戰爭未開始前來報告我的。說王子連人帶馬跌了一交頭部腿部均受了重傷，他們看見他在一個教

堂中縛着綑帶呢。

選帝侯 這些事無關緊要的。今天既得了勝利，明天我想在祭臺前謝神。然而，縱使這勝利再大十倍，也不足為那個因偶然替我打了勝仗的人贖罪的。此後我還要常和別人打仗的。所以冀望大家尊重軍紀。我再重說一遍吧，在戰場上指揮騎兵的是誰，他已失去了他的頭顱了。我要將他付之軍法會議。——諸君，隨我到教堂裏去！

第九場

渾堡王子，手執三面瑞典的軍旗，上校科特微支手執兩面，伯爵霍亨索倫，騎兵上尉哥爾支，伯爵洛易斯各執一面軍旗，其他許多將校，下級軍官及騎兵等均手執軍旗銅鼓國旗等登臺。

得夫林（一見了王子） 渾堡王子！——特羅克斯！你雖然那麼樣說，（三三）

可是——

選帝侯（突然止足） 你從那裏來的王子。

渾堡王子（向前數步）大王，我從非耳柏林來的，拿了戰利品來給你。（將三面軍旗放在選帝侯面前，將校下級軍官及騎兵等均將所持物隨後置於選帝侯前。）

選帝侯（驚）聽說你受了傷，受了重傷呢？——伯爵特羅克斯。（三）

渾堡王子（爽快地）沒有受傷。

伯爵特羅克斯 啞！這是怎麼一回事！

渾堡王子 我所騎的棕色馬在戰爭未開始前即跌倒了。這隻手是軍醫替我繫了綳帶的，並無如大王適纔所說那樣的重傷。

選帝侯 那末，騎兵的指揮是你擔任的麼？

渾堡王子（注視他的臉）是不是我？當然是我！爲什麼這樣問我。——這

放在你腳下的東西便是證據。

選帝侯 把他的劍解下來，綁起來！

元帥（驚） 綁誰？

選帝侯（走到放着軍旗的地點中）科特微支。

伯爵特羅克斯（獨語）唉，糟了！（三四）

科特微支 唉，我非常——

選帝侯（法視他）你說什麼？（三五）你看，這是於我們的名譽上如何榮耀的收穫。——這是瑞典的衛兵的軍旗！可不是麼？（拾起一面軍旗，展開來看。）

科特微支 大王！

元帥 大王！

選帝侯 的確是的，而且還是從谷斯塔夫阿多夫王（三六）時代以來的東西。

——旗上是什麼題辭？

科特微支 據我想來（三七）——

元帥 *Per aspera ad astra*（假陰險之道以達星辰）

選帝侯 他們在非耳柏林却保不牢這面旗子。（沉默少頃）

科特微支（惶恐地） 大王請聽我說——

選帝侯 有什麼事？

這些軍旗銅鼓國旗通通拿去，掛在教堂的

柱上，我想在明天戰捷的慶宴上用一下。（轉向急使，接收函件，拆閱。）

科特微支（獨語） 這對於我真太厲害了！（略微躊躇一下，拾起他兩面

軍旗，其餘的將校騎兵等亦照他的樣拾軍旗。最後祇剩了王子所拿來

的三面軍旗。科特微支把這三面軍旗也拾了起來，他手中一共拿了五

面軍旗。）

一個將校（走到王子面前） 王子閣下，請將劍解下！

霍亨索倫（拿着自己的軍旗走到他身傍） 鎮靜些，朋友！

渾堡王子 我在做夢麼？我醒着麼？我活着麼？我未失去知覺麼？

哥爾支 王子閣下，我勸你解下了劍不要作聲！

渾堡王子 我，是個囚犯？

霍亨索倫 是的。

哥爾支 這你已聽到了。

渾堡王子 可以將理由說給我聽麼？

霍亨索倫（語勢加強） 此刻不可以——我們剛纔已說過，你衝上戰場上去太性急了。大王的命令，叫你在未得到號令前，不可離開那塊地方的。

渾堡王子 幫幫我，朋友幫幫我的忙，我要發狂了。

哥爾支（插口） 請不要作聲，不要作聲！

渾堡王子 那末勃蘭登堡軍戰敗了麼？

霍亨索倫（以足推地） 與勝敗沒有關係的。——軍律必須服從的。

渾堡王子（苦痛地） 嗟——嗶，嗶，嗶！

霍亨索倫（離開他） 繼續繼續大概不要緊的。

哥爾支（也離開王子） 嗶，嗶，嗶！明天又會放你的。

（選帝侯攜信，回至將校們的人羣中。）

渾堡王子（解好了劍）我的叔父夫里德利希要步布魯特斯（三九）的後
應了。眼看着畫布上畫着粉筆畫，（四〇）自己坐在執政官的席上，以瑞典
的軍旗爲前景，桌上放着勃蘭登堡的軍律。但是他總不會看到我在劍
子手的斧下驚駭地仰視他的。他是一個年邁心慈的具有德國魂的人，
我素來知道他高尚富有愛情的。若是他這回要像那個古羅馬人一樣
以冷酷之心對我，那我真不得不替他惋惜。（把劍交給將校，退臺。）

選帝侯 帶他到非耳柏林的本營去，在那邊開一個軍法會議來判他。（走
入教堂，接着人們將軍旗搬入，在佛與從者跪在夫洛本的棺側祈禱時，
人們將軍旗掛在教堂的柱上，奏哀樂。）

第三幕

舞臺：非耳柏林。監獄。

第一場

渾堡王子——背面有兩個騎兵守衛。伯爵霍亨索倫登臺。

渾堡王子 呀，海因利希，請過來。——那末，我已釋放了麼？

霍亨索倫（驚訝） 若是這樣那倒很好了！

渾堡王子 你怎麼說？

霍亨索倫 釋放你的劍已還你了麼？

渾堡王子 還我？沒有還！

霍亨索倫 沒有？

渾堡王子 沒有！

霍亨索倫 ——你從何處聽說釋放了？

渾堡王子（停一會）——我以為你，你來通知我的。——隨它吧！

霍亨索倫 ——我全不知道。

渾堡王子 隨它吧，不打緊的。他總是差別的人來通知我了。（轉向拿一把椅子來）——你且說有沒有別的新消息？——大王已從伯林回來了麼？

霍亨索倫（茫然）——回來了，昨晚回來的。

渾堡王子 已照預定的計畫慶祝了勝利麼？——這是當然的——大王也到教堂去的麼？

霍亨索倫 選帝侯，侯夫人，娜塔利都去的。會堂中佈置得極莊嚴。唱式得烏姆（四）的時光，可聽到城外的曠場上在放威嚴的祝砲。瑞典的軍旗與旗等戰利品從柱上吹下地來，依選帝侯的吩咐，講壇高呼着勝利者的姓名。

渾堡王子 我已懂了。——但是還不止這些事罷。你為什麼事來的？——你

的臉色看來不十分快活，朋友！

霍亨索倫 —— 你碰到什麼人過了麼？

渾堡王子 剛纔在城內碰見了哥爾支。你總知道，我到那邊去受審問去的。

霍亨索倫（疑疑惑惑地看他） 阿爾士爾，你陷於這樣的境遇中對於你

自己的地位作何感想？

渾堡王子 我那和你和哥爾支 —— 等裁判官作一樣的感想。大王現在是

依了他的義務行事，今後將依他的心臟行事了吧。他也許要嚴肅地對

我說「你失敗了，」也許說要以死刑或下獄來處置我，但他終於會說：

「我釋放你吧！」的。—— 把他得勝的寶劍或許要卷上了慈惠的鞋飾

品咧。—— 即使沒有這些鞋飾品也好，因為我沒有得這些東西的價值！

霍亨索倫 唉！阿爾士爾（噤口）

渾堡王子 怎麼？

霍亨索倫 —— 你當真相信是如此麼？

渾堡王子 我這樣想。因為我知道大王愛我，如同愛他自己的兒子一般。這是從小孩時代以來的事了，他對於我的心我嘗試過千百次，都可證明他是這樣愛我的。所以你何必懷疑呢？難道大王看來不和我自己一般，欣喜我的青年的名譽高揚麼？我所以有我現在的地位，不是全賴了大王麼？難道他會把親自栽培下來的樹木，只因為花開得太早或已開得太多的緣故，就殘暴地將它蹂躪的麼？即使是大王最惡的敵人那般說，我也不相信，何況是你呢，了解大王又和大王很友善的你呢。

霍亨索倫（認真地） 阿爾士爾！已把你付於軍法會議了呢。你還相信這樣的麼？

渾堡王子 正因為已將我付於軍法會議的緣故！這可對天說，若是他沒有救我的意志，會做到這樣的地步的麼？我立在那法庭上，對於大王的信心又湧上我胸來了。因為比命令早兩分鐘擊破了瑞典軍，就該當死罪麼？而且我胸中所記憶的不只是這一點罪麼？選帝侯又怎能把我喚到

像鳥爲一樣始終以唱鎗決的挽歌爲本職的裁判官的前面去呢？他若不想以堂堂的王者的判決和精神一般地駕臨於那些裁判官的圈內，決不致行那樣殘酷的事的。朋友呀！選帝侯好比是朝陽一樣爲要從煙霧中輝煌地昇起來，纔在我頭上集了雲霧之夜的。所以我也，當然，儘可以隨他博這種娛樂。

霍亨索倫 可是人們說軍法會議已判決了呢。

渾堡王子 我也已耳聞了，判決了死刑。

霍亨索倫（吃驚） 你知道了？

渾堡王子 列席軍法會議的哥爾支已把裁判的結果通知我了。

霍亨索倫 是這麼一回事！——那末在這樣的情況中你還不擔心麼？

渾堡王子 我一點也不擔心。

霍亨索倫 你發瘋了。爲什麼能有這樣的確信。

渾堡王子 我對於選帝侯總覺得如此的。（起立）請你不要管我吧，我不

願以無謂的疑竇來苦我自己。(思，重複坐下。少頃)軍法會議判決死刑是當然的。因為所根據的明文是這樣記載着。但是大王不會使執行這樣的判決的。若是他要把一心愛他的我這心臟，用布來做個暗號，即可以拿子彈貫穿，那末他自己的胸膛一定先要開開來了，他自己的血一滴一滴地滴下地來了。

霍亨索倫

可是，阿爾士爾，這却是確實的話——

渾堡王子(厭煩地)

啊！朋友！

霍亨索倫

元帥——

渾堡王子(同前) 不要說了，朋友！

霍亨索倫 再說兩句話！若說這也與你沒關係，那我不再說話了。

渾堡王子(又轉向他) 我已說過我一切都知道了。——那末這是什麼

話？

霍亨索倫

元帥剛纔——這是極罕有的事——在城內把死刑的判決書

呈給大王了。本來他可不受判決的羈束赦免你的，可是他却不出此，反叫人在判決書上署了名呢！

渾堡王子 隨它怎樣！我不是已說過了麼？

霍亨索倫 隨它怎樣？

渾堡王子 —— 他叫署名麼？

霍亨索倫 我可賭我的名譽說這是的確的。

渾堡王子 在判決書上？——不，這定是別的文書。

霍亨索倫 是在死刑的判決書上。

渾堡王子 誰和你說的？

霍亨索倫 元帥親自對我說的。

渾堡王子 什麼時候？

霍亨索倫 剛纔。

渾堡王子 那末是元帥從大王那邊退出來的時光麼？

霍亨索倫 當他從大王那邊出來，走下石階的時光。他見我面色驚惶，又說並非萬事全休了，還剩着明天免教你的日子。可是他的灰白色的嘴唇已打消了他自己所說的話了，好像是在說：「不會免教的。」

渾堡王子（起立） 或許大王——不，他的胸中難道會有這般可怕的決心的麼？難道因為穩到手的金剛石有了一點戴了眼鏡也看不出的瑕疵就將贈送的人踏在地下的麼？與這樣的殘酷的事情比起來，那個像惡魔一般的阿爾及耳（四二）的會長看來也像徒勞了種種了，薩達那佩拉（四三）也要生出銀輝色的天使般的翼翅了。所有的羅馬的暴君也像死在慈母的胸懷裏的清淨無垢的小孩子們一般可並列在上帝的右側（四四）了。

霍亨索倫（也同樣起立） 朋友，可是你定有當這事是真的時候的。

渾堡王子 以後元帥就噤口了麼，一句話也不說了麼？

霍亨索倫 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渾堡王子 唉，天呀！我的希望！

霍亨索倫 你大概或是有心或無意做了有損大王的威嚴的事罷。

渾堡王子 決沒有這樣的事！

霍亨索倫 你仔細想想看！

渾堡王子 決沒有，可對天發誓說的。連大王的頭的影子我都尊重的。

霍亨索倫 阿爾士爾，雖是我多疑，請勿怪我！瑞典的使節和輪來了，他來的

使命，聽這裏的人說是關於公主奉·奧刺年的事。可是她的叔母侯夫人說了一句話非常觸怒了大王。人們說公主已有了未婚夫了。你和這件事沒有關係麼？

渾堡王子 啊！你對我說的話！

霍亨索倫 你是有關係的麼，有關係的麼？

渾堡王子 我也有關係的，朋友啊！現在我一切都明白了。是這求婚把我陷於禍患中了。她拒絕確是我的罪，因為她已是我的未婚妻了。

霍亨索倫 你真是個草率傻子會做出這樣的事來。我已再三再四勸戒過你了。

渾堡王子 唉，朋友，救救我！我已完結了。

霍亨索倫 這難關如何能打開呢！——你肯去會會侯夫人麼？

渾堡王子（轉向）——喂，衛兵！

騎兵（在背面）來了。

渾堡王子 去喚將校來！（急急從壁上除下大衣，將桌上插有翼毛的帽子戴上。）

霍亨索倫（一面幫他的忙）若是懇求得得法，或許有可救的路。——因為只要大王若是拿現在講過的代價去和卡爾王（四五）訂了和約，那末對於你的心便會和解了。如此則兩三個鐘頭之後，你即可恢復你的自由了！

第二場

將校登臺——前場的人們

渾堡王子（向將校）許特蘭支！人們是命你監視我的。因為我有點要事，

請恕我出去一個鐘頭！

將校 親王，並無人命我監視你，我奉到的命令，是隨你受到何處去即自由到何處去的。

渾堡王子 這奇怪了！——那末我並不是囚犯！

將校 到也並非——你說的話就是鐵鍊。

霍亨索倫（將出去）這也好，終究是一樣的！

渾堡王子 那末走吧，再會！

霍亨索倫 鐵鍊會跟了王子的足來的。

渾堡王子 我到城內叔母處去來，兩分鐘就回來了。（衆皆退臺。）

第三場

舞臺：選帝侯夫人的房間。

侯夫人與娜塔利登臺。

選帝侯夫人 來，我的女兒，來！時候到了。（四方）從瑞典來的使節考斯道夫·

和輪及一行人都出城去了。我看見你叔父的房間已點了火了。拿布來包了驗兒偷偷地到大王那邊去吧！看靠了他的力能否救你的朋友。

（她們將去）

第四場

女官登臺——前場的人們

女官 侯夫人王子奉·渾堡在外面——我怕看錯了人。

選帝侯夫人（驚惶） 呀，天啊！

娜塔利 是他自己？

選帝侯夫人 他不是被監禁了麼？

女官 戴着有羽毛的帽子披了大衣立在外面，慌亂着急急地要見你。

選帝侯夫人（厭煩地） 真是輕率的人，不守約。

娜塔利 有誰知道他的困難呢？

選帝侯夫人（略一沈思）——叫他來！（坐在一隻椅上）

第五場

王子奉·渾堡登臺——前場的人們

渾堡王子 母親。（跪在她面前）

選帝侯夫人 王子，你有什麼事來的？

渾堡王子 啊，給我抱抱你的膝吧，（四七）母親！

選帝侯夫人（抑住感動） 你不是一個囚犯麼，王子？你到這兒來豈不是

又犯了一種罪麼？

渾堡王子（急迫地） 你不知道於我所發生的事麼？

選帝侯夫人 什麼我都知道。可是像我這樣無能為的人有什麼事可替你

設法呢？

渾堡王子 唉，母親，若是你也和我一樣被死所威脅決不會說這樣的話了。

你像是一個有神力可以救人的。你，公主，你身傍的女官等我周圍的人看來都有救我的能力。即使是夫役或身分極低卑的飼馬的人我也想去攀住他的項頸求他救救我。在這廣大的上帝的地面上，好像祇有我無人救助的被人世所棄的人，什麼事都不成功！

選帝侯夫人 你完全失了常態，有什麼事發生了麼？

渾堡王子 唉，在我到這兒來的途上，看見一座放在火把的光中開着。明天我的屍首要放在這墳裏去了。你瞧瞧我這雙眼睛，叔母，現在雖在看你，明天却要被闇夜所包藏了。這胸膛要被殺人的子彈所洞穿了。瞰視這種淒慘的情景的這扇窗門已在先行交易了。今天還立在生的頂點上看着未來如同仙境一般的人，到明天即在兩塊狹窄的板間，發出厭人的臭氣臥着了。石頭將向你說道：「曾有這樣一個人。」

（本來扶在女官的肩上，離開立着的公主，聽了這話，發生了無窮的悲感。在桌傍坐下哭。）

選帝侯夫人 我的孩兒，這若是天的意旨，拿出勇氣來自己覺悟覺悟吧！

渾堡王子 啊，母親，這上帝所造的世界如何的美呀！在時間未到以前，請勿使我下降到那黑暗的陰影中去！若是我有了過失，隨便怎樣翻我都可以，但爲什麼定要處我鎗決的死罪呢？免我的職也可以。若是依法應免職離去軍隊這也可以。上帝呀！從我看自己的故墓之後，除生存以外已別無所求了。什麼叫做名譽我也不管它了。

選帝侯夫人 立起來！我的兒子，立起來！何必要這般說！你未免太興奮了！鎮定些！

渾堡王子 不，叔母！你若不應許我到大王前去替我跪求我的性命，我不起來的。當我的母親赫德維格在渾堡逝世的時光，不是委託你說過的麼：「青年的朋友呀，在我死後，務請你和生母一般照顧他！」你大爲感動，跪在牀邊屈身在我母親的手上，不是這樣回答的麼？「我當是自己的兒子看護他。」現在切切請你記這句話。正和生母一般到大王前去

求說：「請發慈悲救了他，」再請你回轉來說：「已救了你了。」

選帝侯夫人（哭） 我親愛的兒子，我早已去求過了，可是無論我怎樣懇求也是無用呢！

渾堡王子 我拋棄對於一切的幸福權利。我已不妄想娜塔利了。我的胸中對於娜塔利的愛情已完全冷卻了！請不要忘記把這話對大王說。娜塔利已和森林中的鹿一樣恢復了自由之身了。她的口，她的手，和世界上從未有我一般，可自由地言行了。她把她自己的身子送給人家也不妨了，若是送給瑞典王卡爾·考斯道夫，那我更當要稱讚她了。我將到來因河畔自己的領地內去度此殘生。種田啦，拆毀城啦，工作得汗珠淋漓，完全像有妻子的人一般播種啦，刈稻啦，隻身自娛罷。如此一團一團（四）地將人生度過去，等到黑夜降臨了，就此死滅了罷。

選帝侯夫人 我知道了。現在你可回到監獄裏去了。這是我對於你的親切比什麼都切望的。

渾堡王子（起立向着公主）可憐的姑娘她在哭！今天太陽把你一切的希望照在坟墓之上。你對於我的最初的感情還未變吧，你的臉色告訴我完全和黃金一般貞節決不會把你的身子委之他人。這世上最可憐的我，拿什麼來安慰你呢。我勸你到來因河畔去，到叔母圖倫也都在那兒的尼姑庵裏去吧。或是到山中去，找一個很像我的金髮的男孩，拿金銀買了他，將他抱在懷裏教他叫你媽媽吧！到他成了人把人們如何使這臨死的人的閉目的話說給他聽吧！（西九）這是橫在你前面的你的一切的幸願！

娜塔利（起立，握了他的手，大膽地鼓勵他）青年的英雄，請回到牢獄裏去，在你的歸途上把爲你開着的坟墓平了氣再好好看一回！與你以往在戰場上所看的無數的坟墓比起來，這絲毫也不能說是陰暗的或是廣大的坟墓。此際我當爲表示對你至死不變的誠意，往叔父處求他挽救你，我想來或許能够感動叔父的心將你從千愁萬苦中救出來。（少

頃)

渾堡王子（癡心地看着她，燻了手）少女呀，若是你肩上升了兩隻翼翅，我一定當你是天使了！——唉，上帝呀！我真聽見了這樣的話麼？這是你爲我而說的話麼？——我的寶貝，你以往把言語的箭筒藏在什麼地方，爲這件事敢去對大王說的言語的箭筒？——啊，希望的光呀！你突然使我奮興起來了！

娜塔利 上帝會把百發百中的箭投給我的吧！——但是，若是大王說不能夠改變他們的判決，這是不可能的事，那也沒法。請你要勇敢服從那位勇敢者的命令的呢！生時已戰勝了千萬次的人，死時也必能戰勝的！

選帝侯夫人 快去！——否則最適當的時間要錯過了。

渾堡王子 請到大王那邊去，我盼禱一切的神們都保祐你再會，再會！無論結果怎樣，請你都要來通知我！

（衆皆退臺）

第四幕

第一場

舞臺 選帝侯的住室。

選帝侯拿着文書坐在一隻設有燈火的桌傍。——娜塔利由中央的門登臺，在稍離選帝侯處坐下——少頃

娜塔利（跪下來）尊貴的叔父夫里德利希·奉·得爾·馬克！

選帝侯（將文書放下）娜塔利！（欲扶她起來）

娜塔利 不要！不要！

選帝侯 爲什麼事呀，好寶寶？

娜塔利 這樣跪在你面前是很適應於我的，（五〇）我求你發慈悲救救表兄

渾保！我並非爲了自己救他的。——老實說我心裏雖然愛慕他，但我決不是爲自己救他的——無論他要怎樣一個女子，都讓她娶好了。我只

要他個人能够獨立自由地不依賴別人，和我所愛的「花」一樣，（五二）那我就滿意了。你是我最上的主人亦是我的朋友，想你能容納我這個要求。

選帝侯（拉她起來）我的女兒，你說的是什麼話——你知道這回渾堡

犯了什麼罪？

娜塔利 唉，可愛的叔父！

選帝侯 怎樣？他沒有犯罪麼？

娜塔利 唉，那種過失，直如金髮碧眼的少女羞答答地尙未說完：「請原諒！」

之前，赦免早可從地上拉她起來般的過失。我想你總不會用腳來蹴開它的。你定會想到產生它出來的母親（五三）將它抱在懷裏說：「來，不要哭，你在我有如忠義自身般的價值」的。誘惑了王子使他不要軍命的，豈非在戰爭中正是欲發揚你的名譽的熱心麼？他雖然因青年的血氣違背了命令，但不是勇悍地踏了飛龍的頭（五三）麼？先說打勝了給他加

冠，後來却要斬他的首，歷史決不向你要求這樣的事件的。叔父，這是人們殆可稱爲不近人情的崇高的行爲呢。況且上帝並沒有造了比你更有慈悲心的人呢！

選帝侯 我親愛的女兒，即使我是一個暴君，你的話也會激烈地感動我，鎔化了我黃銅的胸中的心臟。(五四)不過我也有話問你對於裁判官已決定了的判決，我可以利用壓制手段的麼？若是這樣做去，將發生怎樣的結果呢？

娜塔利 對於誰？對於你麼？

選帝侯 對於我？不是——爲什麼說對於我呢！女孩子呀，你不知此處更有可貴的東西，你全不知道在那陣中(五五)名爲「祖國」的這樣神聖可貴的東西！

娜塔利 啊，國王！你擔什麼憂呀？祖國這樣東西，決不會因你動了慈悲的心念馬上變爲碎屑的。像你這樣在陣中長大的人，所稱的無規律例如像

現在破壞裁判官的行爲判決，在我覺得倒反是最好的規律呢！我知道軍令是尊嚴的，但慈愛的感情也是要緊的。你替我們所建的祖國像城一般地堅固，叔父！照這座城講起來，這次違了命令的勝利算得什麼呢，他日定有別的更厲害更厲害的風雨遭遇！將來還要很堂堂地修築，在子孫手中再擴大建築，造起塔來變成華美壯嚴的東西，在同胞看來，大爲歡喜，在敵人看來大爲恐忌呢！因此，叔父爲要度和平的榮耀的人生不必用同胞的血來作冰冷的殺風景的建築材料。

選帝侯 渾堡也是這麼想麼？

娜塔利 渾堡麼？

選帝侯 他以爲祖國或是爲專暴所支配，或是爲法令所支配，仍是沒有差異的麼？

娜塔利 唉，那個青年！

選帝侯 他怎樣呢？

娜塔利 唉，叔父——對於這個問題我祇有眼淚回答。

選帝侯（吃驚） 爲什麼，我的女兒？發生了什麼事麼？

娜塔利（躊躇地） 他一心盼望救他，別的一點心思也沒有。在射手的肩
上並列着的槍身，兇惡地凝視着他，他爲這恐怕所襲，眼目暈眩，除盼望
救命之外，別的念頭都煙消雲散了。即使他親眼看見了馬克的國王被
雷電所擊斃，也不會開口問：「什麼事」了。——唉，你已把英雄的魂魄
壓倒了！（低了頭哭。）

選帝侯（極度驚訝） 那裏，我最愛的娜塔利，那裏會有這樣的事——說
他懇求慈惠？

娜塔利 唉，若是不宣判他的罪！

選帝侯 他真在懇求慈惠麼？——天上的上帝呀！唉，這是發生了什麼事呀
我的女兒。爲什麼你要哭呢？你會了他麼？你把一切都告訴我！你已會了
他吧？

娜塔利（投身在他胸懷裏）剛纔在叔母的房裏會了他。他穿了大衣戴了插羽毛的帽子，在黃昏的保護下潛潛地來過了，他心緒混亂很畏懼什麼似的，這真是失了品格的，不悅目的淒慘的光景啊。我相信歷史上決沒有稱爲英雄的人物會陷於這般可憐的境遇中的。你看像我這樣一個女子，碰到一個蟲走近我是撈，便要害怕的，但是即使死神露了獠牙像獅子一般可怕的姿式跑過來，我也決不會像那樣肝膽俱裂心神喪失的吧！——唉，什麼是人的偉大，什麼是人的名譽！

選帝侯（心頭混亂）好，懂了。我可對天發誓，你拿點元氣出來，我赦免他好了！

娜塔利 什麼，大王？

選帝侯 親免渾堡——我馬上發緊急命令。

娜塔利 啊，我最好的叔父，這是真的麼？

選帝侯 你已聽我說過了！

娜塔利 赦免他麼？他已不至死了麼？

選帝侯 這我可以我的名譽擔保說這話的。我如能反對那許多軍人的意見呢？你大概也知道，對於他的感情我是從心底裏極端尊敬的。若是他以為判決不適當，那我只得收回判決，放免他。（替她拿一隻椅子來）坐一會兒（往桌傍坐下，寫——少頃）

娜塔利（對自己）唉，心臟呀！為什麼你這麼叩自己的住家呀？

選帝侯（一面寫）王子還在城內麼？（五六）

娜塔利 不，他已回到監牢裏去了——

選帝侯（寫畢，捺印，拿了文書回到公主這邊來）

選帝侯 我的女兒我的姪兒會哭了！她把她自身的歡樂委託了我，而我却不得不使映在她那可愛的眼睛中的天空陰暗了一回呢！（攬抱她）你總肯把這封信親自去交給他吧！——

娜塔利 到市會議事堂去！（五七）是麼？

選帝侯（把信遞給她）這不必說了！喂，差人！（差人登臺）把車子拉到

大門口去，公主有事要到團長渾堡那邊去。（差人退臺）他將謝你救命之恩吧。（抱了她）我的乖寶寶，你對我重復滿意了吧？

娜塔利（一會兒之後）啊，大王，什麼東西能這樣迅速地喚醒了你我實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可是我胸中總覺得你決不會低卑地嘲弄我的，這信裏我雖不知寫了什麼，但我相信一定有赦免令在內的——謝謝你（吻他的手）

選帝侯 是的我的女兒，的確的！這和渾堡在冀求赦免是一般確實的。（退臺）

第二場

舞臺 公主的房間。

公主娜塔利登臺——接着兩個女官及騎兵上尉伯爵洛易斯登臺。
娜塔利（急急地）你爲什麼事，伯爵——從我的軍隊中到此地來是重

要的事麼？能攔到明天來說麼？

伯爵洛易斯（將信件遞給她）：這是上校科特微支寫來的信，公主！

娜塔利：快些拿來！信裏說的是什麼話？（拆信）

伯爵洛易斯：這是請願書，奉直地亦惶恐地寫給大王請求赦免我們的指揮官渾堡王子的。

娜塔利（讀信）：「不勝惶恐之至，謹由戰軍團提呈請願書，公主奉·奧

刺年」——（少頃）這請願書是誰起草的？

伯爵洛易斯：這怪樣的筆法已在告訴人說是上校科特微支自己起草的了。——上校的姓名也列在第一個。

娜塔利：以後所署的三十個人名呢？

伯爵洛易斯：是將校們的姓名，公主！按了階級的上下列着的。

娜塔利：最後再拿到我這裏來的麼？

伯爵：公主，特派我來請問你，可否請你堂皇地作為最高級的長官劈頭將

芳名記上（少頃）

娜塔利 我尊貴的表兄王子已由大王親自赦免了。所以不必要這請願書了。

伯爵（欣喜） 什麼？真的麼？

娜塔利 不過我仍署名吧。這紙兒若是好好用起來，可使大王決斷的天平秤上加一點分量，天平秤傾下了，正好叫大王不拒絕我的要求——那末依你們的要求，把我的名氏署在最先吧。（走過去將署名）

伯爵洛易斯 那末我們一定能堅固地團結一致了！（少頃。）

娜塔利（轉背向他） 這裏只有我的軍團呢，洛易斯伯爵！爲什麼沒有逢 斯 榮 爾 夫的胸甲騎兵及革 芝和安 哈 忒 普 勒 斯的龍騎兵呢？

伯爵洛易斯 恐怕正如你所懸念一般，他們的心肝比我們的跳得輕些吧。而且不幸別的軍團都駐紮在這城市的附近，只有科 特 微 支一直遠遠駐紮在阿 倫 許 坦，所以這請願書當然到各處去難於發生效力。

娜塔利 那末這請願書的重量極小的吧。洛易斯伯爵，你有否確信到大家聚集的地方去鼓吹一下使他們來加入麼？

伯爵洛易斯 是不是在這城內中麼，公主？——那全騎兵隊一定能著名參加的。我確信馬克的全軍隊都成功的。

娜塔利（片刻之後） 爲什麼你不派將校在陣中辦這件事。

伯爵洛易斯 不成——因爲上校反對——他說，他不願做那將被人們贈以惡名（五八）的事。

娜塔利 真是奇妙的人。忽而是大膽的人，忽而却又懦弱起來了。——我想起來了，幸而因爲大王別的事務很忙，委任我發命令，命科特徹支率兵回來，因爲阿倫許坦地方太狹小了。——我馬上就着手進行這件事罷。

（坐下寫。）

伯爵洛易斯 這真好極了，公主！對於這請願書是最好沒有的了。

娜塔利（一面寫） 奉·洛易斯伯爵這務必盡你的力好好地應用呢，（封

信，捺印，起立。）這文書暫時放在你的紙夾裏，在我未把明確的訓令給你之前，不可先送到阿倫許坦去給科特微支！懂麼？（將文書交給他）

差人（登臺） 公主。大王吩咐的車子已準備好放在庭中等候了！

娜塔利 那末拉到門前去，我就來了！（少頃，沈思着走近桌傍，戴手套。）我現在要到渾堡王子那邊去，伯爵，你願伴我同去麼？車中有你的位置空着呢。

伯爵洛易斯 公主，那是我光榮極了！——（伸臂給她）

娜塔利（向女官們） 跟我來，女官們！信的事情到車中去決定吧！（五九）
（衆皆退臺）

第三場

舞臺 王子的監牢。

王子奉·渾堡把帽子掛在壁上，坐在舖有褥子的地面上。

渾堡王子 回教徒會說人生是逆旅，是短促的逆旅的，確！從離地面兩指尺

的地方跑到地下兩指尺（六〇）的地方去。我却還只走了一半就要停止呢！今天頭顱還頂在肩上，明天就發着抖掛在身上了，到後天便落在足傍了。人們說陰間也有太陽照耀着，照耀在比陽間更美麗的草原上。我相信這話，只是可恨的，我的眼睛腐爛了，已不能看見這燦爛的光景了！

第四場

騎兵上尉伯爵洛易斯導着公主娜塔利登臺，女官們後隨，執着火把的用人在前——渾堡王子。

用人 公主奉·奧刺年駕到了！

渾堡王子（起立）娜塔利！

用人 她已在這裏了！

娜塔利（向伯爵致禮）請暫時讓我兩人談一下！

（伯爵洛易斯用人退臺）

渾堡王子 親愛的公主！

娜塔利 親愛的哥哥！

渾堡王子（和她一同到前面） 怎樣了？請告訴我！我的事怎樣了？

娜塔利 很順利！和前回我對你說的一般萬事都順手。你已被免了，恢復自由了！這是大王的親筆信，你看了就很明白了。

渾堡王子 那裏會有這樣的事呢！不是，是夢！

娜塔利 看呀，看信呀！看了便明白了。

渾堡王子（讀信） 「我的王子奉·渾堡：我之所以因過早攻擊的罪監禁你，這無非是因為行使我的義務，我也竊借你定也贊同的。若是你以此為不當，請來我處說兩句話，——那末我立將寶劍歸還你。」

（娜塔利面色灰白，少頃，王子疑惑地注視公主。）

娜塔利（突然露欣喜之色） 是這樣寫着吧！只要兩句話好了——唉，親愛的朋友！（握他的手。）

渾堡王子 我親愛的姑娘！

娜塔利 唉，幸福的時間來到我這裏了。——這裏有筆，你拿了寫！

渾堡王子 這裏的署名是誰？

娜塔利 這正是大王的記號。——啊波耳刻你也高興高興吧！——唉，大王的慈愛正如我以往所知的和無邊際的大洋一樣啊！——拿隻椅子過來，快些寫！

渾堡王子 大王說，若是我以為他不適當——

娜塔利（插口說） 是的，快坐下來！我報給你寫！（拿一隻椅子給他）

渾堡王子 ——讓我把信再讀一回。

娜塔利（從他手上將信奪下。） 爲什麼要——你不是在本寺中已看見了張開了嘴等着要吞你下去的塚穴麼？——時間急迫了，坐下來寫！

渾堡王子（微笑着。） 你說的，真像有豹子要撲到我項頸上來一般。（坐下，執筆。）

娜塔利（轉了面，泣。） 若是你不要使我發怒那末快些寫！

（王子捺鈴喚從僕。從僕登臺。）

渾堡王子 把紙筆封蠟圖章拿來！

（從僕將囑拿的東西一齊拿來，退臺。王子寫信。——少頃。）

渾堡王子（撕了已開始寫的信，拋在桌下。）起首笨極了！（又另取一紙。）

娜塔利（拾起這信紙兒）什麼？你怎麼說？——呀，這很好啊！很不錯啊！

渾堡王子（喃喃自語）嘿！——這是惡淡，不像王子。——想一個別的寫

法出來。（少頃，把公主拿着的選帝侯的信奪來。）這封信上原來說了

些什麼話？

娜塔利（不肯將信給他）沒有說什麼，一點沒有說什麼？

渾堡王子 給我！

娜塔利 你不是已看過了麼？

渾堡王子（攪信）看是看過了。——我要看看，我如何寫好！（展了信看。）

娜塔利（向自己）唉，上帝，他已糟了！

渾堡王子（吃驚。）你看！真稀奇！——你把這裏漏脫了吧！

娜塔利 不會的！——什麼地方？

渾堡王子 大王把最後的決定委之於我自己了。

娜塔利 是呀！

渾堡王子 真是公平正大的態度，偉大的人物正該如此的！

娜塔利 啊，哥哥，大王的寬宏可說是無止境的。——可是現在你也做你應做的事吧，依了大王的希望寫信吧！你知道，這是藉口，真不過是必要的表面上的形式而已。大王拿到了這兩句話事件就完全解決了！

渾堡王子（將信擱在傍邊。）不，親愛的！讓我仔細想到明天再說吧！

娜塔利 你真不明事理的心思變得這麼快！——爲什麼？什麼緣故？

渾堡王子（興奮地由椅子上起立。）請你不要問我！你沒有把這封信的內容仔細想過！條件是要我寫明大王對我的處置不適當，這我決不能寫的。若是你定要逼我回答，我對於他作如何感想，那末我不得不說他

的處置是正當的！（拱手重復坐在桌傍看信。）

娜塔利（面色灰白） 你發狂了麼！這是什麼話呢！（受了感動屈身在他身上。）

渾堡王子（握她的手） 清靜一會兒！我覺得——（思）

娜塔利 你說什麼？

渾堡王子 我就可知道我應該怎樣答覆了。

娜塔利（悲痛地） 渾堡！

渾堡王子（取筆） 我聽見的，什麼事呀？

娜塔利 我親愛的朋友！你心中發生的感情，我賞讚你的，但是我可發誓對你說：明天作為對於你的屍尸的和解，將在你的坟山上舉行放馬鎗的葬禮，行這葬禮的兵隊也已指定了。像你這樣清高的人，不能如大王在信中所要求一般，反抗判決的宣告而毀棄它麼？那末我可斷說，他將以本來的崇高的態度，明天不客氣地對你執行這宣告了！

渾堡王子（一面寫） 沒有關係！

娜塔利 沒有關係？

渾堡王子 大王爲他所應爲，我也應該爲我所應爲！

娜塔利（驚駭地走近他） 你這可怕的人，真寫麼？

渾堡王子（寫畢） 「十二日，於非耳柏林，渾堡」——好了。——夫蘭芝！

（將信封入信封內，蓋章。）

娜塔利 唉，上帝呀！

渾堡王子（起立） 把這封信拿到城內去呈給大王！（從僕退臺）大王

既以尊貴的態度對我，我怎麼可用卑鄙的態度對他呢？我胸中感到犯極大的罪，我自己很明白。若是不同大王爭執便不能赦免，那我決不想大王發慈悲。

娜塔利（吻他） 請接受這個吻！（哭）——即使十二粒子彈貫穿了，你

倒下地來我也將高聲歡呼，一面哭一面說道：「你是我所愛的」——

一方，你既從了你的心臟做去，我也依了我的心臟行動吧！——洛易斯

伯爵！（用人開門。伯爵登臺。）

伯爵洛易斯 在這裏！

娜塔利 把已交給你的信送到阿倫許坦科特微支那邊去！大王有命令叫他帶了兵隊回來。不到半夜總可到此吧！我在等呢！

（衆皆退臺）

第五幕

舞臺：城內的大廳堂。

第一場

選帝侯衣襟未整，從廂房出來。伯爵特羅克斯伯爵霍亨索倫及騎兵上尉泰·得爾·哥爾支後隨——侍童手執燈火。

選帝侯 科特徵支帶了公主的龍騎兵？到這城市來了？

伯爵特羅克斯（開窗） 是的，大王！排着隊立在城前。

選帝侯 這是什麼事？——諸君，你們到猜猜這個謎子看呢！——是誰喚他來的？

霍亨索倫 我不知道，大王！

選帝侯 我指定他駐在阿倫許坦呢！——誰快去喚他到這裏來！

哥爾支 大王！他馬上就要來了！

選帝侯 他在什麼地方？

哥爾支 聽說在議事堂（六）裏。在尊府上服務的將校們都聚集那邊。

選帝侯 爲什麼事？有什麼目的？

霍亨索倫 —— 這我不知道。

伯爵特羅克斯 大王，我們去一會兒可以麼？

選帝侯 去什麼地方？到議事堂去？

霍亨索倫 到將校的集會中去！我們已約定出席的。

選帝侯（片刻之後）—— 你們去好了！

哥爾支 我們去罷，諸位！

（將校等退臺。）

第二場

選帝侯 —— 後來從僕兩名。

選帝侯 這真奇怪！—— 若是我是突尼斯會長，那末發生了這樣奇怪的事

件，就要打響鐘了。把絲的繩索（六三）放在桌上，用木柵遮斷大門，預備大砲和榴彈了。但是因為擅自動兵到我這裏來的是普利格尼支出身的罕斯·科特徵支（六四）那末我也不得不以馬克的流儀行動。他的頭上有三把銀色的頭髮，我將攔住他一把，不讓他說一句話，把他十二個中隊都趕回阿倫許坦去。爲什麼要把這城市從睡夢中喚醒呢？（再次到窗邊看一看，又走近桌傍捺鈴喚人。從僕兩名登臺。）快趕去，裝着爲你自己聽的樣子探聽議事堂裏情形怎樣？

從僕甲 就去，大王！

選帝侯（對於另一個） 你把我的衣服拿來！（從僕將衣服拿來。選帝侯穿衣服，似侯爵的徽章。）

第三場

元帥得夫林——前場的人們。

元帥 謀反！大王。

選帝侯（還在穿衣服。）靜些，靜些！——不叫人來通報就跑到我的房間來，我是最恨的！——有什麼事。

元帥 大王，請恕我無禮！——因為我來報告一件大不得了的事來的。科特微支上校沒有接到命令擅自將軍隊開到這裏來了。約有百餘名將校以！上校為中心聚集在騎兵會館裏，有一張紙片在他們中間傳遞，好像是
要侵害大王的權利呢！

選帝侯 我已知道了！——因為依法判決了死刑，他們想救王子。

元帥 是呀！的確被你識破了！

選帝侯 那就好了！——那末我的心正放在他們的中央。（六五）

元帥 聽說他們今天像發了瘋一樣。要到城內來把請願書呈給大王。若是
大王不消除怒憤始終主張那個宣告——那末我實惶恐報告你——
即使訴之於武力，他們也要把王子閣下從監牢中救出來呢！

選帝侯（露憂容。）誰和你說的？

元帥 誰和我說的？是我的內人雷左和我說的，所以你可信用這話不是假的了。昨晚她在她叔父雷佐董事家裏，聽見從營中走出來的將校們大聲地在說這樁大膽的舉動。

選帝侯 不是堂堂的男子對我說，我絕不能相信。把我的靴子（去去）放在王子的監牢前可讓這些青年的勇士用以保護王子吧！

元帥 大王，你若有心赦免王子閣下，我懇求你在不祥的事件未發生以前實行！大王總知道沒有一個兵隊不愛戴它的指揮官的。不要使這點愛戴的星火變成可燎原的大火。科特徵支及其周圍的將校尚不知道我這樣以忠言在苦諫你。請你在科特徵支未來之前把寶劍還給王子閣下！王子閣下本來是有這樣價值的人，請還了他罷！大王當在歷史上多留些偉大的事業少留些惡劣的行爲！

選帝侯 我不得不先問一問渾堡王子。你也總知道，監禁和釋放都不能恣意獨斷的。——若是將校們來了，我自己來對他們說話。

元帥（自語）真沒法！——隨你放那一枝箭，他都裝了甲的。

第四場

差人兩名登臺。一人手持一信。——前場的人們。

差人甲 科特徵支上校，赫寧克斯，特羅克斯及其他的將校們求見！

選帝侯（從另一個差人的手中取過信來）是王子奉渾堡來的信罷？

差人乙 是，大王。

選帝侯 是誰交給你的？

差人乙 是在門口站崗的瑞士人給我的，聽說是王子閣下的從僕交給這

瑞士人的。

（選帝侯至桌傍閱信。閱畢轉身喚侍童。）

選帝侯 普利特徵支！把死刑的宣告書拿來！——瑞典的使節考斯道夫，

奉·荷倫的通行券也替我拿來。（侍童退臺。）要科特徵支及別的人

通通來！

第五場

科特微支上校，赫寧克斯上校，特羅克斯伯爵，霍亨索倫伯爵及許巴
 梭，洛易斯伯爵，騎兵上尉奉·得爾·哥爾支及許脫蘭支別的上校將校
 登臺。——前場的人們。

科特微支（手持請願書） 尊貴的大王，請恕我代表全軍隊恭呈這請願
 書於尊前。

選帝侯 科特微支，在我接收這請願書前，我要問你，是誰叫你到這城市裏
 來的？

科特微支（注視他） 帶龍騎兵來？

選帝侯 是啊，帶了軍團！——我不是指定阿倫許坦為你的駐紮地的麼？

科特微支 大王，是你的命令叫我來的。

選帝侯 什麼？——拿命令狀給我看看！

科特微支 在這裏，大王。

選帝侯（讀）「娜塔利在非耳柏林，由叔父夫里德利希委任」——

科特微支 大王，我想對於這命令狀大王決不會不知道的。

選帝侯 不，你不要誤解。——是誰交給你的？

科特微支 洛易斯伯爵。

選帝侯（片刻後）啊，你來了很好。（六七）——因為要叫你帶你部下的十

二個中隊來，明天對那個已受了判決的渾堡軍團長表示最後的敬意。

科特微支（驚）呀，大王！

選帝侯（將命令狀遞給他）兵隊乘着夜陰，列在城前麼？

科特微支 乘了夜陰？並不是。

選帝侯 那末爲什麼不到營房裏去呢？

科特微支 大王，已到營房裏去了。遵大王的命令已在這城市上佈置了營

房了。

選帝侯（向窗一望）哎？剛纔安排好——那末一定是很順手，立即就弄

到了馬房罷！這個更好了。我該再度表示好意呢。不過你爲什麼事來見我的，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了麼？

科特微支 因爲奉呈大王的忠義的軍隊的請願書來的。

選帝侯 拿來！

科特微支 可是大王的口吻已把我的希望完全打消了。

選帝侯 那末我的話也可以從新恢復你的希望的罷。（讀。）「敬呈者，爲臣等之指揮官渾堡王子已被判決極刑，用特奉呈請願書，即請寵錫龍恩予以寬赦事。」（向將校們）渾堡王子，真是一個高尚的名詞，值得你們大舉爲他緩頰的。（再看請願書。）這請願書是誰起草的。

科特微支 是我。

選帝侯 這請願書的內容王子也已經知道了罷？

科特微支 那裏那裏！是我們同人商量了作成的。

選帝侯 等一會！（走至桌傍通閱請願書。——好久。——嘿，這話妙了！——

老戰士，你要替王子辯護麼？說他未接命令襲擊胡蘭吉是正當的麼？

科特傲支 是的，大王。科特傲支是這麼見解。

選帝侯 你在戰場上不是曾反對王子的麼？

科特傲支 那時候我的意見是錯的，大王！王子閣下對於戰術是造詣很深的，像我這樣的人，本應該一意服從他的啊！當時瑞典的左翼已動搖了。右翼正要派援兵出去。在這樣的時候，王子閣下若是只管等待大王的命令，敵軍將在山谷中重整陣勢了。那末大王也決不會得到這樣的勝利的呢！

選帝侯 呵呵！——這是憑你自己想像的！我已派定了赫寧克斯上校，你總也知道的，命他去奪取，在掩護胡蘭吉的背後的瑞典的橋頭堡。若是你們的軍隊不違背命令，那末赫寧克斯的攻擊一定成功了。只要兩個鐘頭，可以把橋燒毀，先發制人地一定在萊因河邊佈好了陣勢了。那末胡蘭吉軍被迫在溝沼裏將全軍覆沒了。

科特微支

想得到運命的最高的花冠，是愚者的事，不是大王做的事。直至今日凡是運命所授給大王的，大王總不表示不滿的。頑強地擾亂了國境的惡龍，不是已帶了滿身的血跡逃去了麼。僅僅在一日之內再要希望什麼呢？他們的戰鬥力已完全消失，此後在砂土上倒臥兩星期，即使能把創傷醫好，大王也不必怕他們了。現在我們已習知了征服他們的方法了。想到此後將再度應用這方法，我們不勝欣喜。再讓我們去與胡蘭吉軍面對面痛快地打一仗，那末就可結束這件事了。管叫他們全部葬身於東海呢！羅馬的國家不是一天便造成的。

選帝侯

你怎麼會說這樣癡愚的話！你想，無論何人，究有什麼權利可以隨意騙竊我的戰車？你以為什麼時候都像這次一樣，好運道會拿花冠來報償運命的麼？我並不重視勝利，勝利是一個偶然的兒子，它是僥倖得到的東西。我是要維持「王冠之母」的法律。法律纔是產生勝利的東西。

科特微支

大王，最高至上的法律，是在將帥的胸中活動的東西，並非抄錄

了大王的意志的死的文字。這便是祖國，便是王冠，便是頭戴王冠的大王自身。敵人既已舉了軍旗打到你面前，那末爲破敵而立的規則，何必去計較它呢？打破了敵人的規則，正是最高的規則。對大王懷着滿腔的熱誠的軍隊，大王難道竟要把他開像掛在大王金帶上的沒有生命的寶劍一樣，當作器具看待麼？不明白高遠的思想，最初設立了這種規則的那個鄙陋的精神，實是可咒詛的東西！若是因爲有一次發覺了感情是危險性的東西，爾後便把非感情莫能救的十次的事情統統都等閑視了，這是近視眼的政治手段。一旦發生戰爭，我所以血灑沙場者，豈是爲金錢麼，爲名譽麼，爲薪俸麼？唉，有誰去幹這樣的勾當呢！我的歡樂是和大王的卓越光榮及威名的榮盛有關的。我自由地暗暗地把它當作自己的喜悅的。這正是可以收買我的心臟的代價。大王今天因爲得到了越權的勝利，將王子閣下處了死刑。但是假定我明天也在森林與岩石的中間，像發見了愛人的牧羊者一般，以數個中隊佔了勝利。若是我

不把王子閣下的行爲反覆一下，那我真是一個惡人了。那時大王手執法典說道：「科特微支，呀！你已失去了你的頭顱了！」那末我將復答道：「這我本來知道的，大王。我的頭在這裏，請你拿去！當我立誓以一身獻於大王的王冠的時候，並未把頭顱除開的。那末我決不是把不屬於大王的東西奉給大王的啊！」

選帝侯 和這個年老的怪僻的人說不清楚的。用了狡猾的辯論，想賄賂明知是信愛我的我。叫一個替我代勞的辯護士來結束這個爭論罷！（嗚鈴。從僕登臺。）把渾堡王子——到監獄去帶他到這裏來！（從僕退臺。）若是王子來了，一定會告訴你，軍規與服從究竟是什麼東西。若是王子，至少不會把這麼樣內容的書狀交給我的。他決不會把我當小孩看待，關於自由的問題作這樣詭辯式的講解！（又面桌坐下。讀請願書。）

科特微支（驚。）帶什麼人來？——喚誰來？——

赫寧克斯 喚王子閣下自己來麼？

伯爵特羅克斯 不，那裏會有這樣的事呢！

（將校們不安地集起來，互相交談。）

選帝侯 這第二封是誰寫的？

霍亨索倫 我寫的，大王！

選帝侯（讀。） 「被告王子閣下之行為乃選帝侯夫里特利希自身之行

爲，此證。」——這絕對是胡言亂語！怎麼，你想把王子在戰場上犯罪的

責任轉嫁於我麼？

霍亨索倫 是大王的責任。霍亨索倫是這麼想。

選帝侯 噫！這真是無稽以上的話了。一個說王子無罪，一個說這罪是我犯

的。——有什麼可以證明你的話？

霍亨索倫 唉，大王，你總記得那一晚的事罷。我們到庭園裏去，看見王子閣

下深深地睡着在榆樹下。夢見次日的勝利，手中拿着一個桂冠。大王是要驗驗他的心罷，將他手中的花冠拿來，笑着把大王戴在項頸上的項

鍊捲在這桂葉上了。將捲着項鍊的花冠交給了大王的高貴的姪女。王子閣下一見這奇異的光景，紅了臉站起來了。想從那隻可愛的手中將那件美麗的東西攫取。大王拉了公主急忙退後，躲入門內，公主項鍊花冠都看不見了。只剩了他一個人——手裏拿着一隻手套——連他自己也不知是從誰的手上摔下來的——在深更的暗夜裏。

選帝侯 怎樣一隻手套？

霍亨索倫 請你聽完我的話，大王！——這件事大家雖當作開玩笑的事情看，但是在他一方面，後來我知道却是很重大的事件。因為我走進園的後門，像偶然來此一般偷偷地走到他身邊，喚醒了他。他像要記起什麼來的樣子，他的記憶將他的臉上注滿了喜色。唉，那樣的感動怕大王怎樣也想不出的！他把這件整個事件，像做了一個夢一般，不漏絲毫地告訴我了。他說決沒有做過這樣歷歷可尋的夢過——他胸中構成了這樣一個確信：這是皇天下示的徵兆，他的靈魂所看見的一切，公主，桂冠，

及名譽的裝飾品都是在次日的戰爭中上帝授給他的贈品。

選帝侯 呵，奇極了！——那末那隻手套呢？

霍亨索倫 那隻手套活龍活現地剩在他手上，這個一步的一樹的物品，——既破毀了他的信念同時却又增強了他的信念。仔細檢視一下——是白色的手套，從式樣想來，好像是貴婦人的戴的東西。——但是他這晚上並未和可從她手中拿取手套的貴婦人在庭園中會過。——正在這當兒，我去叫他到城內來聽命令，打擾了他——他把這不可解的一隻手套的主人的事忘去，胡亂地把手套夾在胸甲裏了。

選帝侯 後來怎樣？

霍亨索倫 後來他拿了筆和簞子到城內去了。想細心地聽元帥口述作戰計畫。正是這時候，侯夫人和公主也在會議室裏整理行裝。公主覺到自己的手套遺失了。這手套却夾在王子閣下的胸甲裏。王子閣下知道了這一回事的時候，他的驚訝實在非同小可。不過別的人誰也不知道。元

帥屢次呼渾堡王子的名詞。「有什麼命令？」他這樣說，心裏想要想起什麼。但是他完全爲驚異所包圍——即使打雷他也不會覺到的了！

——（禁口）

選帝侯 那是公主的手套麼？

霍亨索倫 是呀！（選帝侯沈思。）王子閣下像化成一塊石頭了。固然，因爲手裏拿着鉛筆，外觀雖像是活的人。然而正像中了魔術的人一般，感覺全然消失了。第二天早晨，聽到軍中的砲聲，纔恢復了他的知覺，向我說道：「朋友，昨天得夫林誦讀命令的時候，關於我下了什麼調示，請告訴我！」

元帥 大王，這話是真的。我好署名保證的。王子閣下對於我說的話一點也沒有聽，這我也還記得的。我雖常常看見過王子茫然神往的態度，但像那一天一樣完全神魂消失的態度，我還是第一次看見。

選帝侯 若是我不能理解你的話，你的論調是這樣罷。若是我對於那個

年青的夢想家不說猥褻的笑話，他便不至於犯這樣的罪了。讀命令給他聽的時候，不至於茫然自失了。在戰場上不至於有違命的勾當了。不會有那樣的事麼？不會有那樣的事麼？你是否這麼想？

霍亨索倫 大王，這是隨你自由解釋罷！

選帝侯 默子！你的腦筋真簡短！若是你不叫我到庭園裏去，我也決不至於爲好奇心所驅使，和那個夢想家開無惡意的玩笑的。所以我也同樣的權利主張王子閣下犯罪的責任轉歸於你。——將校們的智慧竟像神託一般曖昧呀！

霍亨索倫 够了，大王！我的話在你心裏一定發生了效力了。

第六場

將校登臺。——前場的人們。

將校 大王，王子閣下馬上就來了。

選帝侯 好，叫他進來！

將校 立刻就到了——他經過公墓的時候，叫門房把門開了一息。

選帝侯 公墓？

將校 是，大王。

選帝侯 爲什麼緣故？

將校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好像要看看由大王的命令爲王子閣下做好了
的墓穴罷！（六〇）

（團長們相集交談。）

選帝侯 這些事隨它！等他到了立刻叫他進來！（又走至桌邊，看文書。）
伯爵特羅克斯 衛兵已帶了王子閣下來了。

第七場

渾堡王子登臺，將校與衛兵——前場的人們。

選帝侯 年青的王子呀！我喚你來幫忙來的！科特徵支上校爲了你交了這
樣一封書給我，你看！許多顯貴的名詞排了長長的列署在上面。書內說

軍隊裏的人都希望赦免你。軍法會議的判決說是不能承認的呢！

詳細的內容你自己去看罷！（交書於彼。）

渾堡王子（將請願書看了一眼，轉向將校們環視。）科特微支我的老友！請和我握握手！戰爭的那一天，我真對不起你。但是你仍是這樣爲我盡力。不過現在請你快快退回阿倫許坦去！請不叫聲張！我已仔細想過，願意服從死刑的判決！

科特微支（驚）不可，決不……王子閣下！說什麼話？

霍亨索倫 王子閣下服從死刑——？

伯爵特羅克斯 不能處死刑的，不應該的！

許多將校（走到前面來）大王！請容納我們的請願。

渾堡王子 不要騷擾！我這個意志不能折的！我在軍隊的眼前冒犯了神聖的軍法。我將以坦然就死的態度來增加軍法的光榮。弟兄們，勝利於你們有什麼價值呢？我明天想把我們敵人的最危險的東西——反抗與

傲慢——克復。與這光榮的勝利比起來，今後亦可加諸於胡爾吉的那種小小的勝利算得什麼呢。我們冀望要想壓服我們的外敵消滅。使勃蘭登堡的人民得在慈母的大地上隨意發展自己的勢力。這大地是他們的東西。郊外的美景是爲他們創造的！

科特微支（受了感動。）我的孩子，我的愛友，唉！我如何稱呼你好呀？

伯爵特羅克斯 唉，上帝呀！

科特微支 讓我吻吻你的手！

（人們都圍集在他的周圍。）

渾堡王子（向選帝侯）不過，大王，我前曾以甜美的稱呼（六九）喚過你了。唉，現在已不能用這稱呼喚你了。我心中深深地感動着把這身體伏在你脚下罷！請你恕我在最緊要的關頭因一時的血氣誤了大事。一死便可把我一切的罪孽洗淨了。我的心胸已毫無怨意欣然服從你的判決了。請對於這心胸給它一個慰安，說你此後絕無一點憎惡了的愷安！

在此臨別之際，還請容納我的要求以作給我慰安的證據！

選帝侯 你說來！年青的勇士，什麼是你的要求？我可賭騎士的名譽發誓，什麼要求都可容許你的！

渾堡王子 唉，大王，不可拿你的姪女一身去向卡爾·考斯道夫求和的。說出這樣的提議，不知廉恥的軍使，可將他逐出軍營去，拿砲彈去回答他們！

選帝侯（吻他的額。）就依你的話做！這個吻便是表示我已容納了你最後的要求了，我的孩子！事情既已如此，何必作這個犧牲呢。這是在打敗之後做的事。從你所說的話開出了勝利之花了。我覺得好像能殲滅他了。好，答他的信上說娜塔利是渾堡王子的未婚妻罷。說王子在非耳柏林之役，雖犯了法，然而賭了死向軍旗的前方衝陣，因這勇的精神在戰場上捉住了她的芳心。（再吻他一下，拉他起來。）

渾堡王子 呀，你把生命吹進了我的身裏了。謹祝天使們歡呼着從鐵座裏

向勇士們的頭上灑下來的一切的祝福，都灑在你身上！請開戰罷，大王！把違抗你的世界統統征服罷！——這是與你很相稱的事業。

選帝侯 衛兵，把王子帶回監獄去！

第八場

娜塔利與選帝侯夫人露身於門口。女官們後隨。——前場的人們。

娜塔利 啊，母親，放了我！還講什麼禮教呢？（七〇）在這種時光，愛他是最高至上的禮教呀！——我可愛的、不幸的朋友啊！

渾堡王子（出發） 走罷！

伯爵特羅克斯（拉住他） 不可以，王子閣下！

（許多將校攔住他的去路。）

渾堡王子 帶我回去！

霍亨索倫 大王，你的心臟只怕——

渾堡王子（擺脫身子） 暴君們，你們要鎖起我來拖到刑場上去麼？退下

去！——對於這世界我要算一個總賬了。（與衛兵退臺。）

娜塔利（靠在他叔母懷裏。） 唉，大地呀，請把我放進你的胎中去罷！何必

再苟且偷生曬太陽光呢？

第九場

前場的人們，只除了渾堡王子。

元帥 唉，事情會弄到這樣的結局！

（選帝侯與兩個將校祕密地熱心地說話。）

科特徹支（冷然） 大王，這麼一來，我們的隊伍可以解散了罷？

選帝侯 不，還不是解散的時候，若要解散我會通知你的。（略把他注視一

回，再將侍童拿來的文書從桌上拿取，向元帥。）把這旗券交給瑞典的

伯爵和翰！這是王子的請願我已容納他了。再過三天又要開戰了。（停

一會。——這一瞥於死刑判決書。）呀，讓諸君自己來判定。渾堡王子去

年因為頑固與輕率斷送了兩次大好的勝利，第三次勝利也受了極大

勃羅。王子在羅幾日中想已得了好的修養。你們願意再幹第四次麼？

科特微支與特羅克斯（同時）什麼？我們所崇拜的敬愛的大王！

選帝侯 你們願意再來幹一幹麼？願意麼？

科特微支 可對活菩薩發誓，此後縱使大王站在滅亡的深淵旁，若沒有命

令，決不會拔劍相助了！

選帝侯（撕破判決書。）諸君，那末跟我到庭園裏來！

（衆皆退臺）

第十場

舞臺。城石階自城直達庭園，與第一幕同。夜。渾堡王子兩眼被用布

遮掩由許特蘭支上尉前導從下邊的柵門登臺。將校們及衛兵。——遠處

有哀樂可聞。

渾堡王子 唉，不滅呀，你已是我所有的了！你通過遮眼放着千倍於太陽的

光輝。我的兩肩已生翼翅了。我的精神在靜寂的尹脫的空中翱翔。正像

目送隨風飄流的船舶在熱鬧的海港中沉下去一般，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一點一點被黑闇包被了。顏色形狀還可辨別，萬象像烟霧一般橫在我腳下。（在舞臺中央的櫻樹周圍的椅上坐下。許特蘭支上尉離開他，擡頭向石階上看。）呀！夜紫羅蘭（七）的薰香真好！——你嗅到沒有？（許特蘭支回到他身傍）

許特蘭支 這是紫羅蘭和石竹。

渾堡王子 紫羅蘭——爲什麼這裏有這樣的東西？

許特蘭支 不知道。——像是那一位姑娘種的。——拿一枝石竹給你好麼？

渾堡王子 謝謝你！——我拿回去浸在水裏。

第十一場

選帝侯拿着捲有金鍊的桂冠。選帝侯夫人，公主娜塔利，元帥得夫林，科特微支上校，霍亨索倫，哥爾支等——女官將校們火把露於石階上。霍亨索倫拿一塊布走到欄杆邊，招呼許特蘭支上尉。上尉即離了渾堡王子

在後臺與衛兵談話。

渾堡王子 朋友呀，怎麼發出這樣的光來了？

許特蘭支（回到他身邊。） 王子閣下，請站起來！

渾堡王子 有什麼事麼？

許特蘭支 沒有什麼，不必驚怕——我來拿脫你的遮眼。

渾堡王子 我受難的最後的時刻到了。

許特蘭支 是呀！——請你接受你應得的幸運與祝福罷！

（選帝侯將掛着項鍊的花冠交給公主，攔了她的手，走下石階。衆皆後隨。公主在火把中，走至王子前。王子駭然起立。公主替他戴上花冠，把項鍊掛在他身上，拉了他的手，捫在自己胸上。王子失神倒地。）

霍亨索倫（拖住王子。） 快來救他！

選帝侯 用大砲來喚醒他！

（砲聲。進行曲。城中燈光四射。）

科特微支 萬歲！
渾堡王子萬歲！

將校們 萬歲！萬歲！萬歲！

衆皆 非耳！柏林戰爭的勝利者萬歲！

（一剎那間的沈默。）

渾堡王子 唉，你對我說，這是不是夢？

科特微支 是夢啊！不是夢是什麼呢。

許多將校 往戰場去！往戰場去！

伯爵特羅克斯 戰鬥去！

元帥 去打勝仗！去打勝仗！

衆皆 殲滅勃蘭登堡的敵人！

（完）

註釋

- (一) 據說夢遊病者一受月光照射即能看見常人不能看見的事物。
- (二) 比他後出世崇拜他爲他編花冠的人。
- (三) 夢遊病者一被人家呼出姓名即醒。
- (四) 楊柳葉是失戀的象徵。
- (五) 除了選帝侯以外無人知道王子愛娜塔利。即選帝侯夫人與霍亨索倫也不知道。所以霍亨索倫道廢蹟。
- (六) 孤兒娜塔利呼選帝侯爲「我的父親」呼侯夫人爲「母親」。
- (七) 虛無即是「你所看見的夢的世界」的意趣。
- (八) 故以「渾堡王子關下」的尊稱稱他。
- (九) 由於實際的戰爭，纔能得到桂冠、勝利和愛人。
- (十) 即渾堡王子。

(十一) 因為王子鬱鬱憤懣，所以和他開這玩笑的謔。原文是 Mamlouk 凡基督教徒被賣作奴隸，做埃及的皇帝的衛兵的人，稱爲 Mamlouk。

(十二) 海因芝即海因利希的略稱，即雲亨宗倫。

(十三) 所以說昨夜，因為王子以為已經過好久的緣故。

(十四) 波斯是舊撒之國，新領須抹了芳香都係的香油被帶至新郎之前的。

(十五) 均是宮中的女官。

(十六) Nash 看顧之主神。

(十七) 這刺民或是將校或是宮中的官吏，大概是女官刺民的近親。

(十八) 因為侯夫人的話，及本來當是夢中的事，知道是實在的事了。對於勝利及鬱利的報償，希望已確切了。所以氣揚揚了。

(十九) 指運命之女神而言。

(二十) 運命的女神爲要蓋掩她的意志，所以用面紗蓋面。

(二十一) 運命的女神手中拿着一個像小槌一樣的東西。

(二二) 指標塔利的手套而言。

(二三) 因為他有風痛的毛病。

(二四) 王子在想前夜的事件。

(二五) 舊約聖書創世紀第三章二四節「上帝將人逐出去了，就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自轉動的火劍，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二六) 碰見了騎兵士的足音。

(二七) 選帝侯的馬夫。

(二八) 貨幣名，金、黃。

(二九) 就是說，無論你怎樣要叫它變為灰色也是無用的，若是夜裏鋼琴易的，德國有一句諺語「夜裏無論那樣的貓都是灰色的。」

(三十) 侯夫人即立刻總會到選帝侯。

(三一) 意思是「像神一般的懂啊，我也裝得到像你那樣幸運和名聲呢！」

(三二) 知道他脫了藍氈，在寶飾他，允許想起來以為選帝侯若是知道指舞官是華登王

子不會發這樣嚴厲的宣言的。

(三三) 就「伯爵特羅克斯你剛纔那麼說，你自己看看你的話對不對」的意思，

(三四) 這「我鬧了禍了。若是不說那樣的話，也許選帝侯會取比較寬大一點的態度。」的意思。

(三五) 選帝侯不欲使科特羅支替王子辯護，特把話頭轉到戰利品方面去。

(三六) 是一五九四——一六三二年的人。

(三七) 承了前面的「大王」這一聲稱呼，想替王子辯護。

(三八) 選帝侯仍不欲使他辯護。

(三九) 布魯特希是羅馬共和國的創設者，並且是最初的執政官。因為他自己的兒子參加反共和政府的運動即處以死刑。在此把選帝侯比作布魯特希，其實不十分妥當的。

(四十) 克來斯特寫這篇劇的時候，大概把自己所見過的那張畫放在腦裏的。這大概是

他曾看到的達微德(Dauid)畫的「布魯特希收受他的兒子的屍身。」的畫。

(四一) 對於上帝的報恩的新編唱 Te Deum laudamus 讚美詩。

(四二) 地名，當時是海賊的巢窟。

(四三) 亞細利亞的最後一代的國王。以奢侈與柔弱聞名。在此用作殘酷與暴虐的帝王
的代稱。

(四四) 在最後的審判日。正當的人坐在神的右側。參看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
節以下。

(四五) 卡爾九世考新道夫 (Carl Gustav) 生於一六五五年。他的統治期間是一六六〇
— 一六九七。

(四六) 決定渾堡的運命，因而決定她自身的運命的時期。

(四七) 拖膝是古時講願時的習禮。

(四八) 這比喻是從圖靈法 (Turing's Law) 而來的。遠遠地將野獸圍住，把圖靈漸漸縮小來
打獵的方法。

(四九) 把這孩子當作我們的兒子一樣，等他大了的時候，每日把六臨終的話說給他聽。
(五十) 「來講願的我這樣是應該的」的意思。

(五一) 這比喻足以表示挪塔利的公正無私的態度。

(五二) 同樣的比喻在第五幕第五場中也用着。就是「我所希望的是維持『王冠之母』的法律」的意思。

(五三) 蓋約德書創世紀第三章第十四節「耶和華上帝對蛇說：你既作了這事，必比一切牲畜野獸加倍受咒。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喫土。我又使你和女人彼此爲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爲仇。女人的後裔將傷損你的頭。你將傷損他的腳跟。」

(五四) 殘忍冷酷的胸懷。

(五五) 這帝侯之所以說「在陣中」因為犯罪的事實是關於違反軍法的緣故。

(五六) 就是「王子還在侯夫人的房裏麼？」的意思。

(五七) 王子的監牢在廳事堂裏面。

(五八) 被人呼爲叛變的惡名。

(五九) 還是對伯洛易斯說的話。

(六十) 即是把手指伸開從拇指到小指之間的距離。

(六一) 因為王子恢復了勇士的精神，聽不勝欣喜誇外，所以這麼說。

(六二) 王子的監牢在那邊。

(六三) 在土耳其及其他的回教國裏，君主對於失寵的臣子送以絲的繩索。接了這絲的繩索的臣子，就不得不用此縊死。

(六四) 因為選帝侯不知有娜塔利的信的一回事，所以當科特微支毀棄了軍法的嚴從的義務。

(六五) 「在感情方面，對於將校們的行動是具着同情心的」的意思。

(六六) 瑞典王卡爾十二世旅居在土耳其的時候曾被上院議員促其歸國。卡爾的回信中有這樣的話「我將送一雙靴子來了，你就用以治國罷！」

(六七) 選帝侯因事出意外不勝驚訝，但立由驚訝與躊躇回復決心庇護娜塔利的擅用職權。

(六八) 在第三幕第五場，娜塔利會勸王子再去看看他的坟墓。

(六九) 父親的稱呼。

(七十) 選帝侯夫人叫塔利不要走進去，說這是最失體面的行動。

(七一) 特別在夜裏放出強烈的香氣的紫羅蘭。